新編詩義集說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一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周南總論　周天子之國南南方諸侯之國也謂之周南者脩齊治平之道本之天子達之諸侯表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正焉法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則焉此化之所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由關雎而螽斯其詩作於宮中此身脩家齊之效也桃夭兔罝芣苢其詩作於宮中此家齊國治之效也漢廣汝墳其詩作於南國此國治天下平之漸也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也故以是終焉是時王道明盛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故以南之一字該之則南方諸侯之風皆可得而見矣　輔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温恭慈惠端莊静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大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强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解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黄鳥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可刈也雖后妃追叙其事然此時已可見其動女工之思而有念念不忘之意矣

解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取物以爲用固足見其已貴而能勤愛物於久用尤足見其已富而能儉然能儉實由於能勤大概重在兩箇爲字三代聖人后妃身任其事而不以爲勞所以上行下效而民之質實日用飲食之外無復有過望奢僭之弊是誠后妃之本化天下以婦道而王化之基也 旨要

刈而後濩濩而後績績而後成布成布而後爲衣其爲之也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爲勤且儉也 解順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諮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解順

總論 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爲絺綌以前事二章是正爲絺

綌時事三章是旣爲絺綌以後事卽爲絺爲綌而知其能勤卽濩濩無斁而知其能儉因其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之也所謂后妃之本者勤儉孝敬正脩身之事身國家國天下之本也 解頤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是豈易而能哉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於上之子則傚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

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解頤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罝兔即武夫之事武夫即罝兔之人肅肅以言其敬赳赳以言其勇曰干城以其才之著于外者言也曰好仇曰腹心則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也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爲干城德可以爲好仇爲腹心是何人才之盛若此哉蓋幸而生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棫樸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旱麓之詠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罝兔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

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解頤

文王化行俗美雖罝兔之野人皆有才德之可用故詩人因其所爲之事以起興而美之然三章則當順趣分章截上下股若混截上下作兩股則非詩意矣況此詩三章前一章言其才後二章言其德詩人既因所事以興斯人有可用之才必兩因所事以興斯人有可美之德破只如此論治化之盛者必觀諸人才論人才之盛者必本於才德三章皆由淺入深之意分豁得分曉方好　三章只是歎美之無已然要見得好仇親於干城腹心重於好仇　發揮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觀其人之能謹於微則知其才之可用於大矣人才不可以易得也以其人之至微而足以任夫事之至重豈非聖世德

化之所致哉當有商之季四方人才之興而南方諸侯之國雖捕兎之野人亦能自異于流俗罝罝則肅肅整飭也椓杙則丁丁有聲也有如詩人豈可以常才視之哉故其實則皆武夫之赳赳量其任則皆公侯之干城噫人才作興之機必見于聖化感孚之日南國詩人其知此矣　主意

此題大意只是歸宿在文王德化足以使賢才之衆多旨要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然非特其趾之仁厚而已有額焉可抵而不以抵則其額亦仁厚也有角焉可觸而不以觸則其角亦仁厚也此見物性之仁者則體雖不一而固無一體之不仁也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姓仁厚然非獨其子之仁

厚而已有公姓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子也有公族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姓也此見聖德之仁者其人雖不一而固無一人之不仁也詩人言之不足而重嗟嘆之首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子之即麟也二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姓之即麟也三章之于嗟又以歎公族之即麟也始焉即物以與乎人終焉因人而擬諸物其所感者深矣　解頤

物性充滿于一身者表裏相符聖德流行于一家者親疎有序詩人之託興固隨感而不同歎美之詞雖累發而不異也瑞物以仁厚爲性而一身皆仁厚之著聖人以仁厚爲德而一家皆仁厚之化則德性之相類者即所以爲瑞也又何知其形之異哉詩人所以深致歎詠而不易也趾之於子定之於姓角之於族取其音韻之諧協耳不必强求其意義光公

于次公姓公族則親趾之序也上之麟乃麟之真者麕身牛尾而馬蹄者也下之麟乃以人即麟故不具麟之形而後為瑞也　矜式

觀瑞物之仁形於一身者爲無間則知王者之仁及于一家者尤無間此詩人所以三歎其實也夫王者之化曾何親趾之有間哉宜乎詩人既即瑞物以興其仁厚之所形又因瑞物以歎其仁厚之無異也　發祥

一章與公之子二章與公之孫三章與公之族皆自親而趾子孫親也宗族比之子孫則趾矣蓋兩即嘉瑞以與聖人子孫之皆仁而歎其德之美尤必即嘉瑞以與聖人宗族之皆仁而歎其德之美文王之化無間于親趾宜詩人言之不足而嗟歎之者也　主意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蘋蘩薀藻之薦者夫人之職夙夜將事之敬者夫人之心國君之夫人固曰將以共承宗廟之重也苟不能以誠敬之心奉祭祀之事則何以配君子而爲宗廟主哉采之于沼沚用之于宗廟舉一事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竦敬于當祭之時舒遲于既祭之後舉全體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知關雎葛覃爲天下風化之首則知鵲巢采蘩亦一國風化之首其謂之坤承乾以此　解順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敬其師者視其書册而不敢越愛其親者視其杯棬而不能

舉名伯之於南國有師保之尊有父母之親民之思之固未嘗一日忘也其人雖不可得而見其德猶可待而想則其迹之所寓有若甘棠者焉後人豈忍輕棄之哉始而曰勿翦謂不可翦其枝葉也曰勿伐謂不可伐其條榦也繼而曰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雖敗折之且有所不可也終而曰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雖拜屈之且有所不可也所以然者以名伯嘗於此乎茇於此乎憩且說也其愛之愈久而愈深如此可以見文王之風化遠矣名伯之政教深矣南國之風俗厚矣噫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解頤

愛其物之盛而不忍傷益思其人之德而不忍忘也召伯昔舍于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而不忍傷其樹也然思之愈久而愛之愈深然始言勿伐繼言勿敗又終之以勿拜愛之愈

深而不忍傷也　此亦須分章截上下股然只於勿伐勿敗勿拜上有愛之愈久而愈深之意則混截亦可益愛物之心爲有加則感德之心爲益至益思其人而愛其樹時雖久而愛愈深則因物而感其德者愈久而不能忘矣只如此作亦可講中分三章排定講去庶不失詩意益物以人而存人因物而感感其德者愈深則愛其物者益切此人情感慕之至深矣　主意

三章混破與首章意同但要見言之不已之意一節深一節則形容得勿伐勿拜勿拜上有情　旨要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此題重在召伯所茇思其德故愛其樹物以人重故也　旨要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觀人臣之節儉正直則聖人之化可見矣人臣恃國家之恩寵固易以侈靡尤易以縱肆今觀其衣服有常制則節儉而非侈靡也進止有常所則正直而非縱肆也當商之季而南國之臣若此豈不足以見文王德化之盛哉　矜式

詩人申言委蛇者葢不足以形容其從容自得之妙故疊辭叙詠有無限稱美意思作此題者要於委蛇上形容　旨要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一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于嗟騶虞之詞與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爲興此以爲賦者于嗟麟兮此興中之比也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由是而禮樂著由是

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解頤

觀動植之物各極其盛可以見人心之仁足以見王者之真瑞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國之諸侯皆有仁民愛物之心故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詩人兩述其事而重歎之意謂騶虞之仁乃有自然之性故世以爲瑞今諸侯之仁亦出于自然不由勉强豈非王者之真瑞乎要見文王之仁及于諸侯而諸侯之仁及于物物之仁者未足以爲文王瑞而諸侯之仁乃足以爲文王之瑞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物故春田而見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葢舉草木則植物之長盛可知舉禽獸則動植之生遂可知舉此二端則天下之物豈有一之不得其所哉是即協和萬邦黎明烏變時雍烏獸

草木魚鱉咸若之時也此兩章無輕重亦可混截因田事而見生物之繁盛擬諸物而見仁心之自然此詩人兩即物而重歎之也騶虞仁獸也君之仁心自然如騶虞則其及物之效何如哉　此題要有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之意　主意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觀王道之成必有以究王道之本王道之成驗于庶物之盛王道之本擬諸一物之仁聖人之成王道亦惟本諸仁而已故彼茁者葭則草木極蕃盛一發五豝則禽獸極蕃多和氣薰蒸充盈天地誠足爲王道之成矣而其本則曰仁而已自然之仁詩人嗟歎之不足而以騶虞詠焉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　旨要

召南總論　南方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無不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無不有采蘋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為嫡妻者無不有逮下之仁爲媵妾者無不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強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爲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然則後之人君欲復三代之治者其可不取法於此哉　解頤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邊國之初城郭不可以不完宮室不可以不脩器用不可以不脩文公之遷楚邱也以言其城郭則既賴諸侯之師以成之矣以言其宮室則自戴公野處而至于今其成之固不可以不亟也而文公不然為民力之不可以或傷則寧待其時而不速爲國法之不可以或廢則寧從其制而不苟此非其心之塞實淵深者固不足以知此若乃器用之所資則或用之于宗廟或用之于朝廷或用之于閨門其所給者非一處其所需者非一事我乃于是而種木焉原文公之意豈不以創造之初固當先其急而後其緩求其略而不責其詳則夫潤色之功正有待夫十年之後今日自我而種之安知他日不自我而用之耶榛實爲其可供籩實也若夫椅桐梓漆則四者材之至美者也其用至廣又豈特可以爲琴瑟而已哉

凡若此者非其心之塞實淵深尤不足以致此噫若文公者其可謂賢矣 解頤

因天時以定居室之謀因地利以備禮樂之用上是見其謀之善下是見其謀之遠賢君于遷國立都之始審天時而盡地利不為苟且之計而又不求近功此所以成中興之業也

主意

一句二句得其時也三句四句得其制也末三句備其用也古人作事甚不苟也宮室之作亦有國者之常事然而惟恐傷農則必待定中民隙而後作之惟恐非地則必揆度日景而後作之其得夫時制之宜如此尤慮夫籩豆琴瑟所以為禮樂之用者不可闕也於立國之初即樹榛栗以為籩實椅桐梓漆以為琴瑟之用於十年之後其宏遠之規可見矣

獨言琴瑟舉其重者　旨要

賢君驗天以營室居者其制詳植物以求材用者其事預蓋營宮室國之重事也況當經營復業之初君人者可不知所謹哉夫既詳驗其制於天則必預求其材於物者矣昔衛文公徙居楚邱詩人美之謂夫定星當昏而正中可以營作宮室之時也文公乃揆度日景以正四方然後興作其驗諸天以營宮室者其亦可謂詳矣文公於是又樹榛栗以供籩實樹椅桐梓漆以作琴瑟其植物以求材用者其事可謂預矣夫既觀其驗天之制又觀其求材之預國人悅而美之也宜矣　發揮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望者登高以望形勢也景者測景以正方面也觀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卜者問焉以決其吉凶也始之以望景觀卜所以求得乎善也繼而終然允臧則是果獲乎善也　解頤

古人作事未嘗廢卜亦未嘗專諉于卜故洪範稽疑必先謀及乃心而後謀及卜筮蓋先心有所主假卜決之而已剏建都非專爲君計乃爲民計是必可以爲民利而後可故衛文楚邱之徙必降觀下隰宜於種桑可以衣帛然後卜之既吉而後遷焉如此則要終而信善必矣不然知所以立國而不知所以利民而曰吾卜斯吉吾未見民不罹于凍餒而可以久安者也　旨要

升虛望楚景山觀桑所以審之於己者也卜云其吉所以決之於神者也既審于已而極其謀慮之精又決於神以驗其

吉凶之兆所以終獲其善也夫遷國大事也豈可苟哉文公之遷詳審如此所以見美于詩也既審於已以定遷國之事必決于神以定遷國之謀此所以終獲其善也　發揮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星言夙駕所以見其勤也騋牝三千所以見其富也然所以有是勤者因此心之誠實淵深者爲之也所以有是富者又此心之誠實淵深者致之也夫人之秉心苟能誠實淵深則欲霸而霸欲王而王果何所爲而不成豈止於牧養之蕃而已哉　解頤

此章言文公勤勞于民事者如此故原其秉心塞淵之善而要其騋牝三千之效　旨要

此題從塞淵上發勤農桑者塞淵之發見也騋牝三千塞淵之致驗也夫塞淵者誠也誠則心不懈而有誠物之效理自然也賢君感天時而勞於民事固足以見其操心之誠而又足以致夫物產之盛也蓋賢君之心一于誠而已始焉勤民事者誠心之施終焉及物者誠心之效蓋誠於愛民故能感天時而致愛民之勤誠於愛物故能推誠心而致物產之盛如魯公務農重穀者思無疆之地思馬斯臧者思無疆之效亦可引結　發揮

賢君感天時而勤農桑之功蓋能以誠心而致富强之業人君之一心萬事之本其能勤于農桑者此心也其所以致富國之效者亦此心也一心之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矣　主意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待賢之禮既厚則賢者之所以答其禮者固不容於不厚也

此題要識是衛人喜見其大夫好賢之詩故既曰彼又曰何以衛人喜其大夫之好賢既美其往見之儀而復要其既見之益蓋好賢樂善人心所同彼其快所覩于目擊之餘而冀所聞於相與之際是皆善端之形而真情之發也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旨要

此題要作三箇人看方說得口乘車馬而求賢者大夫也彼姝者子賢者也而從傍觀之曰大夫求賢如此之切彼姝者子何以答其意如此看方明白蓋大夫之見賢者既有以感其儀詩人之願賢者必有以答其意破意如此却要說或者求之既有其誠賢者於一見之間或緘然而不言或言而不

切皆不足以副其意也此等立論自可　求賢所以副已者也苟不能盡見賢之禮又安敢望其有以報之之厚哉衛之大夫蓋有知乎此者也是故乘此車馬建此旄旌以見賢者可謂能盡其禮矣詩人傍觀以爲彼姝者子何以畀之蓋爲賢者當有以答其禮意之勤也吁大夫見賢既有以盛其儀則賢者之報大夫當有以副其意此詩人所以兩詠之也發揮

既言其所見之儀所寫之迹復言其所飾之色所乘之數皆喜其能好善故詠者不厭其爲詳也　凡人之于大賓必具威儀以見之故衣褐躡菅履率畧于動作威儀之間非惟不能致人之敬而亦非所以敬人也衛之臣子浚郊干旄素絲良馬豈欲逞其尊前擁後之觀美哉不如是則非所以見賢者也舊說衛之臣子多好善此可見矣　旨要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首章之旨大學章句與或問盡之蓋切磋琢磨者知與行之並進也瑟僩赫咺者表與裏之相符也知行之並進則善其始者固所以成厥終也表裏之相符則充乎內者固所以形諸外也兩言有匪君子美其德之實有以著于己也終言不可諼兮美其成德之教有以驗於人也　解頤

興托於植物始生之盛者亦言賢侯學脩交進而致其力者勤故德容盛美而入乎人者深矣人之爲學自脩能使表裏相符而思慕遠則盛矣要必自其工夫交進已精而益求其精者致之詩人特於淇奧植物始生之盛者有感其托興之旨甚深中間發明綠竹始生之時其盛猶如此則他日之生

意榮達當何如觀此則知人之學問自脩常使進進不已不
至於德容極表裏之美而人心懷思慕之情不已也大學引
此詩以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蓋取此意　許式
此詩三章皆與一篇言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此章以綠
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詩人之托物也既
以興夫學問自脩之功因以美夫成德著見之效如此破亦
可講則遂一鋪叙結則引賓筵懿戒說見其進德之功老而
不倦之意　切磋琢磨是進德之功瑟僩赫咺至於終不可
諼是成德之效　發揮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武公之學即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蓋有學問自脩之功然後
成君子之名切磋言學問之事講習討論而格物致知琢磨

言自脩之事省察克治而誠意正心脩身所以文章著見而成有匪君子也上一句是成功下一句是用功　旨要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嚴於中而著於外則其實有不能忘者矣盛德至善之君子所以使民不能忘者豈易而致哉瑟然而嚴密僩然而武毅赫然咺然而宣著盛大然後足以成君子文章而有以得斯民之思慕苟非君子有不可及之德何以使斯民有不可忘之心哉君子之德既有以著於身則君子之德常有以係乎人　旨要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此言武公德容表裏之盛古人威儀著於外者有宣著盛大之容則其蘊于中者必有戰兢自□之實蓋瑟乃嚴密則無

青青然矣此有匪之君子豈無服飾之尊嚴足以稱其瑟僩

赫咺德之不能忘於人者乎吁詩人取興于綠竹雖兩言之

則有餘而致美乎君子雖累言之而不足武公之德之盛於

是乎見矣　發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

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興托於植物之至盛亦言賢侯得於已者致其成故動於身

者盡其善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使其德未底於充

積之盛而欲行之不致於過差難矣此詩人之美賢侯特有

感於植物之至盛者焉益文武之道弛張必得其宜張而不

至於勉强弛而不流於縱肆武公之所以成其德者鍛鍊而

能如金錫之精純生質不能如圭璧之溫潤則安能寬綽而

自如戲謔而不爲虐哉重在德上又就至盛上闡合與矜式

觀植物之所生無一而不極其盛則知君德之所就無徃而

不中乎禮夫物貴於得土地之宜而德貴於脩體用之全也

詩人既托興於物以見發生之盛又安得不美夫君子以見

其德禮之宜者乎昔之美衛武公者盖曰瞻彼淇水之奥則

有綠竹如簀之生無一而不極其盛者矣此有匪之君子則

有如金錫圭璧之德寬廣和易無適而不中乎禮者焉吁詩

人遠取諸物雖兩言之而有餘近取諸身則累言之而不足

武公之德此其所以爲可美也　發揮

詩人托物以美君子既言其德之成就又言其周旋中禮盖

金錫圭璧言其德之成就下言其寛廣自如和易中節則可

見其周旋中禮也惟其成德之至然後能中於禮也　觀地

產之盛者極生質之美則知君德之盛者備體用之全此詩人託興而深歎其美也　主意

總論　首章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脩卒章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合二章而觀之所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為德之成也如是則其謂之爲聖也亦可以無愧矣　解顧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賢者隱處於澗谷其蓬蓽之居非若廣廈之安也其藜藿之茹非若肉食之腴也其草衣蔦屨非若安車駟馬之寵也而

曷爲其可樂也葢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有以自尊而不慕乎人爵之貴有以自重而不狥乎外物之誘榮辱不關于心毀譽不加於意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于此哉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言已而載歌歌竟而復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也是故始而曰弗諼謂其心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弗過謂所願之弗踰乎此也終而曰弗告謂不以此樂告人非不以告人也得於心而難於言雖言人亦未必信也斯人也其東漢徐穉之流也與　解頤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此題難分輕重當以朱傳好之無已立說謂服食日用之常皆人之不可闕者旣欲備其服于未敝之先又且奉其食於安居之日則其好之真情何如其厚也此葢鄭桓公武公相

繼相周善於其職故周人所以奉之者皆本于愛慕之真誠
而非出于矯揉之私意味兩子字則其好之無已者可見
要見好賢之意忠厚懇切諷詠四兮字足見當時殷勤之意
以愛其人爲未足而欲繼其衣以親其人爲未足而欲繼其
食此好賢之誠心不能自已者矣向使賢者之德有不稱而
職有未宜則不惟有不稱其服之譏而且過門不入者有矣
尚能至於衣食如此其至哉願改其衣于未敝之先而又欲
授餐于既還之後好賢之情何時而已耶　此題三章大槩
惟好賢無已故言亦不已　旨要
君子之德既稱其服而無所愧則人之好德亦盡其情而不
能已夫衣者身之章也有德足以稱其服焉則自有以得人
心之愛矣上服從宜字上發明如左氏所謂佩衷之旗也衷

即德旗者著於外者也如此形容自有說下則言武公爲王朝卿士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亦何必更衣授餐哉周人亦非不知雖更衣授餐亦無益于公然舍此無以寫其情故其言如此　發揮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爲邦之彥也歟　解頤

此三章只是服與德相稱之意羔裘而加以美飾然必國人皆贊其德之美而後可以稱此服之美首章美其居于理而不變次章美其守于正而不阿末章深歎其爲邦之美士也

旨要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一章疑於耳二章疑於目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
時心常恐晚故于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爲真玩繹
其辭則其戰兢警惕真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君
焉有留於燕昵之私者乎　童子問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
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不可以不勉也逸樂者人情之所
喜然不可以太過也必也致其勤于三時之久而享其樂于

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也不匱而用財也有節矣猶恐其有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男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女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爲則廩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饑不寒而於仰事俯育可以沛然有餘矣使其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豈不爲美俗哉　解顧

詩人感物變而勉人爲樂之及時復恐樂極而欲人知善之可法夫作樂固在於及時也時至而不爲樂樂極而不爲善者皆非也自非憂深思遠之君子孰能及是哉昔唐之詩人當歲晚務閑之時言今蟋蟀在堂而歲云莫矣於是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此其感物變而勉人爲樂之及時者既如此然不敢過於樂也則又相戒曰無已至於太康乎

盍亦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瞿
瞿然斯可矣當時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可見矣發揮
揆於物而勉其樂固知時之不可留揆於已而思其職尤知
樂之不可過唐俗勤儉其民憂深思遠故觀時物之變恐時
之不留方將勉以為樂又相戒以無過於樂益其憂勤之意
多而逸樂之情少民俗之厚前聖遺風之遠可知　既感夫
時物而樂其樂尤念其職分而憂其憂此可見民俗之厚矣

主意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駟鐵孔阜馬之良也六轡在手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
狩便嬖使令之衆也至於舍拔則獲則又言其射之善也一

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息此皆創

見而深喜之辭也　解頤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物類之有常固出於天性君子之有常亦出於天性葢君子

之用心也未嘗於所厚者薄亦未嘗於所薄者厚故於接人

之際實德之著於外而爲容儀者卽實理之固於中而存心

者然也惟其表裏如一故卽其外而知其內於動作威儀之

間而和順積中者自見也　旨要

總論　首章卽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卽其服之威

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脩故化有以行於國四章

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辭末章

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辭也　解頤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預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月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月其爲預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饑至而後索食其爲計亦晚矣　解頤

因時預於禦寒而猶致憂慮之意因時協於務農而能慰勸勞之情此豳風之所以爲美也時未至而先爲禦寒之謀則有備無患矣而致其憂慮者方深時至而爲務農之事則戒早力齊矣而爲之勸勞者甚慰此其勤勞不自已之風要必

有其由而撫成業者之所當知也　矜式

此題平作上股言衣下股言食衣食者民生日用之所繫上股是先時而有備則在己者可以無憂下股是因時而用力則在上者見之而喜大緊歸重於先公風化上股就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上發意下股就田畯至喜上發意則於周公戒成王有情寓出當時豳民勤勞之意以爲戒此是一詩總括處

旨要

古人先時而爲禦寒之備者其事預乘時而爲養生之務者其情同蓋時敦本之俗豈有出於衣食之外哉故備之於時之未至者禦寒之事預而務之於時之既至者上下之情同矣昔周公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戒成王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

則無以卒歲也古人先時而爲禦寒之備者其事可謂預矣然不特此也正月則往脩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旣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古人乘時而爲養生之務者其情豈不同乎甚矣隨時之義大矣哉不先時而忘乎其爲備不後時而忘乎其爲職於是見豳人風俗之厚者矣　發揮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田畯以勸農爲職者也農人之勤惰田畯憂樂之所關也今其治曰既早用力又齊則田畯之至自有可喜此詩是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教之要見農人之所以勤農官之所以喜皆先公之風化如此

吉要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上之備歲寒者爲能先乎時故下之治女工者爲能感乎時上下交相忠愛之情無一不本乎預也預之時義大矣哉昔周公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戒成王言七月大火西流暑退將寒之時也故九月授衣以禦之可謂上之備歲寒者爲能先乎時矣又言春日有鳴倉庚之時則此治蠶之女執深筐以求穉桑而采蘩者衆故女心傷悲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者矣豈非下之治女工者爲能感乎時者乎夫觀上之愛乎下既而預而下之忠乎上無不預豳民風俗之厚於此乎可見矣　發揮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爲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萑葦旣成而預蓄之以爲曲薄爲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穉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啖其未齊者也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旣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蠶績皆成然後染之或以爲玄或以爲黄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豈一日之積哉 解頤

出麻絲以供上者斯民之職也然其備來歲之事於是歲祭冬之時先奉上於一歲蠶績甫成之日勞於事而不自愛風俗之所以爲厚也周公所陳皆豳民勤勞忠愛之情故於蠶

績之務自今年七八月說到來歲三月又說到七月八月天運已一周矣而蠶績既成則又擇其制飾之尤美者以供上見得豳民勤勞與歲相周始遇物無留難風俗之厚有自來矣通篇須發周公陳述之意　矜式

因天時而圖蠶績之事其備之預而爲之詳者皆所以奉乎上也夫古人所爲者孰有一而非敦本之務哉有一而非敦本之務則非所以愛上之心矣凡其感天時而爲蠶績之事者非以自奉也非私於一家也皆爲公子之裳則其忠愛之心可知矣其中萑葦積於八月而爲明年之用預也取斧斨伐遠揚至於元黃朱孔陽者詳也以此等字該之却逐節敷衍說透　發揮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

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感時變而資以禦寒者不自私因田事而用以奉君者有所
擇陰陽消長之幾乃趨事赴功之候然狩獵本爲禦寒之資
而獲禽也復取其小以奉其大者是則斯民愛上之情無已
耳此章朱傳謂專言狩獵以終首章無褐之意則二之日其
同之下乃因狩獵而併及之之詞然可見豳民忠愛之心念
念不忘所以愈加而愈厚自四月說到十月見陰陽迭運時
物屢更乃憂勤惕厲者之所警宴安縱肆者之所忽周公歷
陳豳民忠愛每出於憂勤之餘欲使成王知人勤則良心生
之意　矜式
感時物而爲禦寒之備因狩獵而爲武備之脩然皆有愛上
之心焉此感時風俗之所以爲厚也夫天時物理之變日接

乎前而皆足以動其敦本之念愛上之心焉故四月秀葽五
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籜時物之變也一之日于貉而取
狐貍爲公子裘愛上之心已可見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
私其豵而獻豜于公愛上之心愈可見矣蓋不徒狩獵而必
纘習于武事且不忘乎愛上之心焉此豳公之風化爲何如
哉　發揮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
入此室處

由動股而至於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窒而至
於墐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爲豳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
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

廣其愛也　解頤

斯民感時物之變其禦寒之備無不周而親愛之意無不至益天時物理之變舉集于其前既能詳其禦寒之備復能竭其親愛之意此豳民風俗之所以爲厚也　發揮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薁之食葵菽之亨棗之剥而春酒之爲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爲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荼之采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爲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壺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

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解頤

傳意自明但須發明豳民之所以明夫少長之義適其豐儉之節必有其由見周公陳述告戒之意孟子五十可以食肉却是人君爲之品節限制所以謂聖人非不欲少者亦食肉顧其養有所不贍此却是豳民自能如此孝弟之心油然於耕食鑿飲之際此可見風俗之美而王道之端在是矣矜式因天時而取物之美者以爲上之供因天時而取物之賤者以爲已之奉盛時之民厚於奉上而薄於自奉其明於少長之義豐儉之節如此非盛時風俗能然乎哉　發揮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宫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脩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其於築而納之也有以見歡忻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其所以為厚也歟 解頤

此章專說農事若以居養乎作則非傳意務農為已成者固當知居室為當葺葺居不敢緩者正以農時不敢違也其憂勤不自已之情所以貫終始而不覺夫歎之深也農事歷三時而甫成治宮室者惟於農隙而一終一始迄夫少息自相警戒發為嗟歎非以勤勞之不勝為歎以勤勞之不容已為可歎也如是庶發明朱傳始終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式矜

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然農功既畢而即思為

居室之脩乘屋之事未終而農功之務又慮其繼作安養之事未嘗忘于懷可見豳時風俗之厚益畢農務而念夫居室之當脩營居室而念夫農功之繼作古人終始農事而極憂勤艱難之意如此周公所以詳陳以爲成王戒也葢養生之務方終而安身之事不後安身之務未畢而養生之務方興非豳俗能若是哉　發揮

稼穡者民之所以養居室者民之所以安安養之事循環無窮我稼既同是喜夫農事之終其始播百穀是又思夫農事之始其憂勤艱難之意不待督責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

主意

上股言收成之後可以治屋下股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葢以來歲又以治田而不暇爲此也斯民之不敢休息莫非先公

之風化　旨要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爲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爲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以祭司寒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於神其務閑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于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解頤

效力役而趨於上既有以成燮理之宜畢農功而饗乎上復得以祝福壽之永此民情忠愛之甚無時而不存也藏冰發冰之有役人君輔相燮理之一事斯民當其時則相勸以趨之此固所以爲忠愛也至於農事將成又相致戒使收成不

失其時而即爲燕饗之禮以擄祝頌之誠焉非甚忠愛者不能也周公以農桑之務教成王末乃及饗獻之誠而見斯民油然忠愛之心無時不然無所矯拂而極其至此無他蓋土之民其務不外乎農桑其心不忘乎君上所謂勤勞之中良心生焉乃周公告戒之深意 矜式

此章只用張子說自可作益斯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兩段自分曉斯民既因天時而竭力以趨君上之役復因天時而備禮以祝君上之壽破意如此以下只從愛君上立說見斯民一舉一動無非愛君之心此盛時風俗之所以爲厚也全在作得有藹然相愛之意方好 發揮

上股說豳民趨役之勤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先時相勸

之辭下股說豳民愛上之厚九月十月皆先時相戒之辭也於此見國時忠厚氣象先公風化其來遠矣若但以二之日等語與九月十月作天時之推遷豳民因以趨事赴功則於忠厚氣象欠發明朱子引張子說證此意要發明國時氣象吉要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知器有以致夫物之美則知德有以稱其物之美夫服者身之章也有德斯足以稱其服焉苟非託興於器與物之美則亦何以見其德與服之俱美哉　發揮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雨即動物而幸聖人之暫留必再即所服而憂聖人之竟去

此可見愛聖人之至矣東人喜周公之留而慮朝廷迎公以歸故曰鴻之飛則遵于渚矣公之歸豈無所乎於女不過信處而已又曰鴻之飛則遵于陸矣公之歸將不復來矣於女不過信宿而已此尚幸其暫留也故又承上二章言惟周公之在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且戒曰無以我公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遠託於物近取諸身反覆言之可見愛公之至矣 發揮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疐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解頤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一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二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心和而聲和物亦有然者矣而況於賢乎賢者之在斯世和平正大之音每發於從容舒肆之日王者知其然也親之以情文厚之以禮樂庶幾其忠愛之意仁義之言藹然而莫予棄也盍嘗即物而觀之鹿鳴呦呦其和至矣夫豈無自而然哉食苹於曠野之間有養而無害有寬閑而無拘束然後以其心之和發而爲聲之和曾謂賢者之懷仁抱義顧肯輕於言乎是故禮必盡於有道之治朝而後言可聞於知道之賢

者爲人上者要不可不察於此　主意

物和於野而其養足賢和於朝而其道明夫和平相得之幾每見於從容自得之日物亦有然者矣而况於賢乎聽彼鹿鳴其和呦呦則以其食於寬大之野而有以適其性也即彼與此則賢處夫寬大之朝所以攄其素蘊者宜何如哉盛時王者之燕賓也其樂歌以鹿鳴起興而其禮意之盛又見於琴瑟幣帛之間庶幾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物以和而動其機賢以和而明其道泰和氣象於是見之　知物樂乎寬大之地則知賢樂乎寬大之朝天下惟寬大之意者足以動斯人和樂之心苟一於嚴而已則彼方竦然於勢分之不敢踰越而何以得其心哉王者之燕羣臣每以鹿鳴起興謂以鹿鳴呦呦而極其和者蓋以食苹於野寬大而無所拘也

則嘉賓之爲我有者豈容徒以勢分臨之哉故必燕饗以通上下之情琴瑟以盡歡欣之意廣敞寬大而不拘亦使賢者得如鹿鳴之食野耳　旨要

燕賓而託興於物情之適者亦言夫禮意之厚而冀夫大道之陳也夫禮意之在我者既有以盡殷勤之至則大道之在人者必有以副期望之誠樂歌之作乃於動物之遂所養而和其聲者有感焉固所以導其詞也亦所以達其情也夫禮遇之厚者上之情也告敎之忠者下之情也然一於嚴敬之禮分則殷勤篤厚之意不加於下而開導誨諭之旨不聞於上矣先王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樂歌又託鹿鳴以起興即彼和暢外發之機以達此和樂相期之意耳矜式物適於所養之地而後和其聲賢樂於有禮之朝而後陳其

善此詩人善於取興者也興題最難作須上下對說方講得意義出此詩專在於尊賢者以求善言故燕飲之際以鹿鳴起興蓋鹿鳴與賢者以呦呦與示我周行方有意夫鹿之呦呦和鳴非徒然而和鳴也以食苹於寬閑之野無所拘束顧忌而能和其聲也賢者之陳大道亦非徒然而進言也以王朝之禮樂足以得其心之悅有歡洽而無拘束而後能陳其善也若鹿非食苹於寬閑之野則挺然而走險危何擇安得有呦呦之鳴哉賢者非樂於寬大之朝則不得其志高舉遠引而已安得有周行之示哉一正一反無限發越　發揮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蘊於中而有是德則發於外而有是聲譽其聲譽之孔昭非

勉强而致之也乃其自然之形著也自斯民言之則示之以重厚而澆薄之俗革示之以忠信而詐僞之習變是德乎於下而下下有所法也自君子言之則觀感之深而有以鎮其躁儀刑之久而有以消其邪是德乎於上而上有所法也斯人也其可一日使之而不在朝乎是以我有旨酒則願其於此乎燕飲於此乎敖游也 解頤

燕賓而與託於物情之適者亦言威德足以爲取法之資故美味得以陶相與之情也威德之資於人者每在于視瞻薰炙之餘則燕飲以相與者自不容已 大凡人教示之益得於語言口耳之末者淺得於躬行漸染者深是以古人之燕飲豈徒欲其獻酬之交錯情意之相孚哉爲賓者聲欬足以敦薄俗而欲成其德者皆當知所矜式焉是其威德之彰著

一相與之頌益於我者亦多矣初不屑屑於告戒之末也矜式

此於上章雖皆與而意畧不同此言鹿之能呦呦和鳴者以食蒿於野而自適故也賢者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者可無旨酒式燕以敖而得其心哉蓋無以得其心則遠引而去矣親之且不可得況能從容歡洽有法傚之益哉猶鹿焉非食蒿於野無所拘束則維足役役矣迹且不能安況能發呦呦之和鳴哉夫嘉賓足以化民俗而爲君子之法則有得於觀感者豈待發於語言之間此所以必畧勢分之嚴有式燕之禮所以得其心而安其心也發揮

此鹿鳴之二章承上章示我周行之意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豈惟示民而民不佻實君子之所當則傚也則凡所以示於人者豈非所謂大道之要乎今也與之燕飲敖游則周旋揖

讓之際皆大道之所由以示我也蓋教誨之道得於言語者淺得於觀感者深一真情之相與而師資之益遂矣中間更提掇兩我有字　斷法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因物以與王者待賢之敬既樂之以樂尤食之以禮此所以得其心也蓋娛其外者未必足以得其心惟燕樂嘉賓之心則所以待賢之禮至矣要形容湛字若暫時之樂賢終非真心好賢必欲久而不厭始可　旨要

天下惟賢爲難悅故凡所以悅之者無所不用其極焉鹿鳴之詩是矣詩爲燕嘉賓作也賓而以嘉言則其所樂必有在乎區區禮樂之外者是以先王於琴瑟之樂不徒樂之於暫

而必樂之於久焉於旨酒之禮不徒樂乎其外而必樂乎其中焉凡此者皆知賢者之難悅所以極盡其悅賢之道也不然則徒從事於斯須之樂口體之奉以是爲足以悅賢者亦末矣曾謂賢者願之乎　主意

此亦與上章大意畧同但此詩三章者言示我周行二章言則傚則不待言語之間而示我者深矣此章言燕樂其心則又不但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若不得其心法傚且不可得況言語告戒之益哉故言鹿之呦呦和鳴也以其食苹於寬閑之野而無拘束也嘉賓之有德音當極禮樂之相與以悅其心也鹿非食苹於野則恐然畏人之害己也何以發爲呦呦之和哉賢非燕樂其心則超然高舉而去矣安能得其告示之善法傚之益哉　發揮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使臣乘車馬而行遠道固不能無懷歸之私亦不能廢奉公之義所以內顧而傷悲也夫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此君之勞使臣也探其情而代之言如此大抵乘四牡之騑騑歷此道路之倭遲當是時也誠念夫蒼蒼烝民誰無父母遠離日久定省曠疎將欲歸乎則王事又不可廢故王命之重奉以周旋而罔敢失墜欲遂行乎則懷歸之念不可遏此時此心益亦有甚難處者此其內顧而傷悲也　發揮

總論　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于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為

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爲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　解頤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感生意之盛而使臣有不足之心所御之美而使臣盡當爲之職此人君述使臣之所存以爲言而且因以教戒之也就每字周字上串意惟其靡及之懷每每常存所以咨諏於人者不可不周徧心之所存者有其常故職之所資者欲其徧存其歉然之心而無時不然故盡其當然之職而無處不到仍須區處得輿與賦明白上股就使臣心上說所以託輿而

感動之下股就臣職上說所以陳其事而敎戒之　矜式

上章與下章賦本難配合然下章傳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則强合亦可益皇華待於所見者也車馬得於所乘者也即所見而與其思之無不周因所乘而欲其職之無不盡此先王之遣使臣所以述其情而風以義也益草木之華無間於高原下隰之地則生意之及物無間矣征夫奉王命而出也天下之事皆所當爲深山窮谷皆欲徧及此所以每懷靡及也然非徒思之而已也今既乘車馬而出矣其必盡馳驅之勞咨諏詢訪使下情無不通君恩無不徧然後爲職之盡也吁惟使臣常有不自足之心故能務其所當盡之職詩人既因所見以與之於前又安得不因所乘而勉之於後哉　發揮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物之在野者有以遂其美人之行役者無以盡其心此遣使臣之詩也設言其情以爲在道而覩草木之華念行役之勤心之所懷者惟恐不能以盡使臣之職耳先王之待臣下未甞嚴其詞以督責之特叙其情而諷導之者如此　主意

每懷者每事而思之謂之靡及則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也以在外則耆老之所當問遺逸之所當求鰥寡之所當恤廢墜之所當舉上德之厚也而欲其無一之不宣下情之遂也而欲其無一之不達爲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爲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爲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固所以勸勉之也　解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上章既即物而導使臣之情此章則因行而勉使臣之職人君之遣使臣以大義督責而述其心之所懷以感動之此遣使臣之詩而其詞婉如使臣之自言每懷靡及是其心之所思常若有所不及馳驅咨諏是盡其職分之所當爲所以盡其所懷者也　主意

此遣使臣之詩而因以教之故美其往使之儀又必述其往使之職益咨訪使臣之大務其職之當然也今其往使之特我馬維駒而六轡如濡亦嘗觀其儀而思其職乎每懷靡及此使臣之心也則乘此駒執此轡馳驅於道路之間亦惟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盡其職而無愧其儀耳使臣之心如此而人君乃能述以爲言教誨之意婉矣此其爲臨遣之詞也

斷法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此題下股總上二股上是因同氣之相親而有以致一家協和之久下是一家之相協和而得以驗同氣親愛之重一家之中兄弟妻子皆天倫也然非兄弟同氣協和之情則妻子雖和協而何以能久哉此欲知兄弟之重者必以此而窮其所以然謀其所當然則理之實然者可見矣上說一家至厚之情非和兄弟則無以致其悠久而不替下說兄弟至重之理非通一家則何以驗其真實而無疑此乃周公所作所以說得至精至密　矜式

總論　此詩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

六章至八章復舉妻子以明兄弟之當厚朋友之不如兄弟也朋友以義合而兄弟以天屬也妻子之不如兄弟也妻吾之所配子吾之所出而兄弟則吾之同氣也薄於兄弟而厚於朋友者不知親疎之殺者也薄於兄弟而厚於妻子者不知尊卑之等者也故必厚於兄弟而後朋友之好愈篤尤必厚於兄弟而後妻孥之樂可久茍兄弟鬩閱于內則不惟朋友不得以盡其情而妻孥且不得以久其樂矣噫世之人乃有視兄弟如路人甚則視之如寇讎者亦獨何心哉　解頤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託聲之相應起其興而遂以類之相與喻夫人此以人物相感發也即好之能篤質乎神復以情之能久要於己此以神

人相體驗也惟其感於物者甚深故其驗於神者無愧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所由作也以人物之相感發則其詞反覆而至切以神人之相體驗則其情委曲而無疑參之於物而相資之理甚明宜質之於神而相與之義不替矣　聆式

君子之於友道始而證諸事物之淺終而質諸神明之幽則其道固當無所不盡矣莫淺於事物而所資不可以無友莫幽於神明而所重未有過於友君子而明乎此安得不致勉於友道之當盡哉　旨要

總論　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資於朋友者以明道也以進德也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吾斯友之矣而何常之有哉是故無貴無賤無尊無卑無親無疎皆可得而友貴之而為天子賤之而為庶人尊之

而爲父兄卑之而爲子弟親之而爲同姓疎之而爲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交貴而不爲諂以貴交賤而不爲屈以卑就尊而不爲僭以尊就卑而不爲貶內取之同姓而不爲昵外取之異姓而不爲泛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即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疎之間哉必知此道也而後可與言友矣　解頤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臣子之祝君莫大乎福之盛而福之盛者要非一言之所能盡也大抵報君以己之所能者臣子職分之當然報君以天之所助者臣子忠愛之極至天之福吾君豈淺淺之謂哉保護而安定之亦甚堅固矣又必使爾盡厚而何福不除焉使爾多益而以莫不庶焉所謂安定孔固者在是矣　主意

單厚多益以下章盡善言之則是人君每事盡厚而多爲利益之事也人臣敎君謂天安定爾君亦甚堅固此專以天言則安定堅固出於天矣然天不能自保安而堅固爾也使爾每事盡善則何福之不除使爾每事而多益則福亦莫不衆多所以致福之道皆在人君之自求耳前若專歸之于天而下兩稱爾字則此所以致此者皆君之自爲而自致之然兩俾字又若天實使之然則天之能安固人國家非自能安之固之使之盡善多益而獲福則即所以安固之也單厚多益在君所以使之者在天天使人君單厚多益以獲福則保安堅固之道在是矣　斷法

此章言天之保定吾君使之獲福如此然此詩之中曰厚曰旨以俾爾言之所以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與曰

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所以祝君之福也蓋必有如是之德然後有如是之福於稱願之中有規警之意此所以爲盛時之詩也　發揮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人臣祝君之膺天眷固欲其德之無不善既受福於已然而又致福於將然也此題須發明受字與降字如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詩所謂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引嚴氏之說以德與福爲綱領上數章皆隱約其辭不明言之至第五章乃以德與福並言其意蓋可見矣蓋盛時君臣相與於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寫若盡以爲言福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耶　主意

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爲動作左右前後無不適

宜而亦既受天之百禄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禄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　董子嗣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

增

臣子祝君膺天眷之盛固欲其福之已至者有定而方來者無窮也益人臣愛君之深者必以福言然福之已至不能如山阜岡陵之安固非福之至盛安固矣而方來有不能如川之方至而莫不增亦非福之至盛必已至者凝定如山阜岡陵方來者無窮如川而後為福之至盛天之保定吾君而莫不興者孰有過於此哉講中如山阜岡陵亦畧分別水之大而盛者莫如川言川則盛可知矣　發揮

臣子願天之安定吾君非徒祝之以福之至盛尤必祝之以福之益增也天下之至難得者莫如福福莫難於盛而尤莫難於增臣子以是而祝其君焉豈不足以見其情之切且至哉天保臣子益謂人臣情之所至皆不足以報吾君所可報者惟祝之以福祿而已故言福之盛者一言而有餘而言福之增者累言而不足使得而益增其高盛焉則吾君萬年享國之日皆萬年享福之時斯其為臣子之至願也　天之安定我君無不盛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是言已然之福愈久而愈堅固如川之方至是言方來之福愈遠而愈不可量主意吉蠲為饎是用孝饗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即祀禮以著奉先盡其誠述誠意以期奉祭獲乎福此臣子祝君之至情也夫祭而盡其誠則必受無窮之福矣臣子愛

君之至者設爲神明期望之詞以祝焉亦以顧望之出於人者雖可必而顧望之出於神者猶可期通篇須發明臣子設爲神明期望之詞以致祝嘏幾得全詩之旨不然則是祭必受福套子　　矜式

此題只是上本下效然詩人之意上三章皆欲其有德以受福此則欲其致祭而受福也蓋君之祀其先者有以備四時之祭則神之嘏其君者有以錫萬年之福夫祭固有受福之理苟一事之不虔一禮之不備則亦何以感格而致萬壽之無疆哉故吉者諏日擇士之善日欲其吉而士欲其善也蠲者齋戒滌濯之潔齋戒則已之身心無不潔滌濯則器之大小無不精饎則酒食粢盛牲牷皆具也孝享總言其祭之以孝以享也禴祠烝嘗四時之祭無或違于公先王遠近之祖

無不徧其中節節分別見其無一之不誠敬也下則言古之祭者必有尸尸者所以象神者也祭祀之禮則尸傳神意以嘏主人曰先公先王所以享祭而報之者惟期爾以萬年之壽而已夫天下萬事皆制于君惟壽考之福制之於天制之於神期爾以萬壽則臣子之願望至矣　主意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上章言祭祀之禮孝敬之至尸傳神意期君以萬壽此固臣子祝願之至情下章則極言神至而錫福所謂福者豈萬壽而已耶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爲德莫非君之福也使天下之人舉皆爲德福有大於此乎此尤祝願之至情也　　詁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神之所以福吾君者固不出於人生常道之外也蓋人君之福莫大乎天下之相安使斯民各安其生理之常而無事於人爲之僞則天下靡不相安於無事矣人君之福孰大於是哉　主意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王者之有天下惟斯民相安於日用之常故無一民不相從於天理之正天下惟質實者易與爲善苟能安其職分之當爲自能復其性分之所固有先王之民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惟其自日用飲食之外無所容其智巧也故紛然雜處乎其中若難以强齊而見吾君之有德莫不則而象之若助其爲德者焉噫德者人之所同得也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茲其爲民俗之厚而王化

之所以感也　主意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俗之厚亦惟安其常而已大抵安常者有至樂徇外者多妄求求愈多而欲愈不足天下豈復有厚俗哉先王之民質醇無偽日用飲食而已自日用飲食之外固無所容其功偽也夫質實所以全其有生之初飲食所以遂其養生之樂此民俗之厚而王化之感也　主意

總論　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感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黃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

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解頤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此遣戍役之詩蓋叙其勞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此章言其在途因所見以起興曰彼爾然而盛者草木之華也彼路車之盛者君子之車也今戎馬既駕而四牡盛矣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耳蓋即所見以興其車馬之盛因所乘以勉其功業之成盛時軍士之行役也凡目之所見者皆足以發其敵愾之心不徒快乎已之目而已若其覩草木之榮而思為遊觀之樂撫車馬之盛而思為馳驕之行事之成敗不入於心若是者豈有周盛時之軍士哉發揮

王命南仲徃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者之命將帥固欲其守禦于一方將帥之命軍士自有以威服于遠人夫禦戎狄之道當以守備爲本而不以攻戰爲先故名正言順而守備之道定則聲威奮揚而遠人之心自服矣若夫征伐之權不出於天子則名義不正固無以服軍士之心朔方且未易平尚何以服遠人之心哉以是義與師則人心無不服苟不出於義則兵威雖威人心未易以屈服也此南仲傅天子之命以令軍衆而成功如此此所以爲可美也

發揮

人君命大將以脩守備始則軍容極其盛終則外患無不除矣詩人反覆其詞以美之旣述王命大將又言大將之傅命

以令軍衆可以見其威之奮揚矣及其終也守備脩而外患除若不勞餘力矣此勞還率之詩故述其情以見其不違王命如此　主意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觀景物有以遂凱還之樂當知威武有以成服遠之功夫凱還而歸其得于見聞者雖皆有可樂苟非大將之聲威服乎遠而成其功則天時雖和物情雖暢人事雖適何足以爲樂哉以是知有赫赫南仲而後有凱旋之樂苟惟不然一時聞見之所遭適足以發心之感愴恨且不足矣尚何有可樂之情哉然則感名之赫赫者實然之所致景物之可樂者適然之所括只此自足發明矣　因時物之和以見武功之成者

固可樂推將帥之德以見武功之成者尤可美當春日暄姸之際成功奏凱而歸固可樂也而其所以然者則實由將帥之功故詩人推美于赫赫南仲焉此勞還率之詩故美其功如此　主意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當陽和之時而所見皆和樂之氣象此必有動於其情者矣詩人述其歸時春日則見其遲遲卉木則見其萋萋倉庚則聞其喈喈采蘩則見其祁祁盈天地間皆樂意故以吾旋樂而樂之意有以合之也若是方出車起行之時非無春日非無卉木倉庚采蘩自是不覺得如此好　斷法

總論　是詩之言赫赫南仲者凡三三章之赫赫美其城朔方之功也五章之赫赫美其伐西戎之功也六章之赫赫美

其有振旅凱旋之樂也赫赫者威名光顯之謂非有一章之忠敬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則亦安能有如是之赫赫哉三軍以將爲主周王用一南仲而昆夷之患平於西玁狁之患平於北遂有以措中國於袵席之安其易所謂師貞丈人吉者歟　解願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燕賓而必使品物之曲全者致其禮意之勤以優賓也品物之用於燕饗者不一也苟不能曲致其全則禮意之衰薄非待賓之優厚者也此題據傳中曲全二字發明則但能章旨而不得全詩之旨故以優賓之意包括則一詩之旨既完且見得能致品物曲全乃是禮意殷勤處此題不分上下股不分輕重只一意渾融作　孫式

古人之燕賓所以寓誠于物者蓋無所不用其極也物之可以供燕饗者固非一端矣然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物之曲全其美若此其優賓之情爲何如哉　主意

此題朱子取蘇氏之説其意已備嘉言其味也嘉言其品也至於時言其成熟之時也物多而能嘉其味全矣旨而能偕其品全矣有而能時則不失其成熟之期而曲全之功實在乎此夫子不時不食正欲全其造化生生之理使失其時雖嘉雖偕又何取焉　斷法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地有美味則取者不辭其勤主人有美味則賢者必同其樂此因所薦之羞以起興而道其樂賓之意言取物必以其道

燕賓必以其誠也 主意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者勢之下曲者也甘瓠者蔓之延施者也木之下曲者必爲物所附蔓之延施者必有附於物宜其纏繞固結而不可解也若君子之於賢者則如之何哉有其物而無其禮賢者不可得而安也有其禮而無其誠賢者愈不可得而安也酒醴以奉之幣帛以將之獻酬以行之誠意以求之庶可以安其心乎 解顧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夫主人之於賓美其德而且祝其壽所以尊敬之者至矣顧於地勢之充積而生物之榮茂者有感焉亦以非和易之嘉賓則不足以美之祝之而尊敬之意無所施矣此詩與嘉魚

魚麗皆燕饗通用之樂然魚麗偏言品物之供所以優賓也嘉魚極雝洽之情所以樂賓也獨此詩則以爲尊賓者既美其德又祝其壽尊敬之意藹然見於言外矣故二詩惟即燕饗所薦以爲興而是詩又即地之生物者焉情愈厚而興愈遠矣後以德壽合說亦可惟有德是以有壽祝頌之非徒焉耳　旨要

此興脉絡稍明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味其詞意隐然是以南山北山興樂只君子有臺有萊與邦家之基萬壽無期益言南山北山地氣既厚故能生草木樂只君子德望既著則能植立邦國而享壽無期皆燕飲而祝頌之辭也　斷法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地之廣者其物必繁德之美者其效

必遠中間須分南山北山邦基萬壽不可渾說無分別如瞻彼淇奧而綠竹猗猗周原膴膴而堇荼如飴皆地之美而生物亦美可作講意與題須引相類者體貼庶幾不成比又不做賦方是作興之法　發揮

總論　此詩五章而樂只君子一句每章必疊言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致其頌美祝願之意也細分之則美其德者凡四祝其壽者凡四而言其德與壽之效者各一無疆猶無期也黃耇猶眉壽也此祝其壽之四也邦家之光與邦家之基爲對謂之基者言邦家必賴賢德而安以固也謂之光者言邦家必賴賢德而榮以顯也德音是茂與德音不已爲對不已言其聲譽之無窮是茂言其聲譽之益茂也此美其德之四也保艾爾後與民之父母爲對民之父母言盛德之

澤有以及當時之庶民也保艾爾後言壽考之效有以及於後世之子孫也此德與壽之效各一也前兩章先德而後壽故第二章極言盛德之效以終前二章之意第四章先壽而後德故第五章極言壽考之效以終第四章之意言之重辭之複而不厭者由其愛之深敬之至而不能已也盛王之所以待賢者如此賢者孰不樂為之用乎　解頤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心之輸寫鬱結之散於中也燕且笑語和樂之見於外也譽則善聞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已又兼內外而言之也朝廷之禮以敬為主今而曰笑語譽處則是和樂而不主於嚴敬忘其君臣之分而藹然兄弟朋友之相親其待之也厚

其接之也誠彼忌刻之君又惡足以語此哉　解頤

知生物足以被天澤之深則知賢侯足以被君恩之厚君猶天也君之於諸侯猶天之於萬物也盛時諸侯見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謂夫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噫蕭草非蓼然之生意則無以受零露之澤諸侯非盛德之君子則無以使君心之悅即彼興此而諸侯之於德也可不知所勉哉　旨要

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以蓼蕭起興須於蓼彼既見上生意蓋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雖以生物為心而不能施於枯槁之草木故蕭蓼然之盛盛則零露有滋息之功君之於諸侯德澤周徧恩禮隆洽君雖以愛

臣爲心而不能施禮於不朝見之諸侯故諸侯來朝於王室
則君恩有寵愛之厚是以生物之茂盛者有以承天澤之滋
諸侯之來朝者有以得君恩之厚須見笑語譽處意方可然
笑語固燕飲之懽洽譽處則悅豫而安樂亦燕飲之歡洽也
破且寬作以包之講中詳悉亦可引天之澤君之待諸侯意
思貼之方實就詩中儘有　發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爲龍爲光美之也其德不爽戒之也壽考不忘又所以祝願
之也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則爲龍爲光矣彼交匪敖彼交匪
紓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
侯固賴天子以爲根本天子亦賴諸侯以爲屏蔽苟諸侯之
不朝事則王室之卑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

之誠而天子之心亦得以自慰焉則其爲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僞云乎哉　解頤

微物有生意被于天者其澤深諸侯有盛德得于君者其福久君猶天也君之於諸侯猶天之於萬物也蕭草有蓼然之生意則上天以瀼瀼零露而潤之諸侯有君子之賢德則爲龍爲光者吾君固願其形於既見之初而其德不爽者吾君尤願其驗于壽考之日天非私於蕭草也君非私於諸侯也夫固自有以取之也王者歌詩以燕諸侯褒美之中勸戒寓焉諸侯而聞是歌也固當益勉其於德也　主意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爲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

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德孚於君臣之間者樂之暫德孚於
兄弟之間者樂之久　王者見諸侯之來美其有君子之德
而設燕飲之禮以接之其情豈樂而弟易可謂一時際會之
盛然使在朝廷則樂在家國則不樂而何足以爲美令諸侯
於兄弟之間莫不咸宜而舉無彼此相忌之意令德如此則
壽考之年皆豈樂之年也豈止一時燕飲之樂而已哉　旨要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天子之燕諸侯固欲其德之極於一時之安樂尤欲其德之
和於一家而壽樂也夫有德則樂然樂於外者未有不自樂
於其家始極其樂於君臣之相與久其樂於兄弟之相得斯
其爲德之盛耳　主意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王者一見諸侯而其德之寓於儀容聲音之間者無非從容和緩之意所以願其享福之多而又同此福也同者福雖多而皆聚於身也諸侯之德隨寓而可見鞗革和鸞皆德之發見於威儀者既有威德斯有威福德者福之本也　旨要

此題大意與上篇相似亦須就蓼彼既見上生意但此章所謂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者稱美其車服之盛也所謂萬福攸同者祝頌其受福之多也稱美頌願皆出於王朝是因既見而君心喜之詩人所以述當時之事而美之也故生物茂盛者有以得天澤涵濡滋息之功諸侯來朝者有以得王朝稱美頌願之意益此詩後三章皆褒美而祝頌之詞故須如此作　主意

託生意潤澤以為興者亦言賢侯儀衛之美而福祉之盛也

儀衛之美者未必足以膺福祉也而福祉之來萃可覘於儀章振飭之時此所以觀夫植物之仰承天澤而道其誇美期望之詞矣若謂儀章美而可以獲福則舛理不若謂露非必降於蕭也而蕭之蓼然益足以見零露之瀼瀼福非必萃儀章可美之人也而振飭其儀章者乃足以覘福祉之來萃矜式

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古者諸侯車服器飾之美無非盛德光輝之實德既盛則福亦盛矣　主意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即天澤之被以言賢臣既飲而其德爲可尚即植物之成以言賢臣既飲而其儀尤可嘉大抵德足以自持而後不至於

或失此賢臣夜飲者然也詩人所以各取興以道其詞焉按燕飲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則夜飲亦古人之所不廢也然諸侯爲賓於天子厭厭於宗室不醉而無歸自非德足以主之於中何由而儀得以不爽於外詩人始稱其德則以顯允君子先之見其德之有本也繼稱其儀則以豈弟君子先之見其非矯亢以爲儀也皆所以美於諸侯也 矜式

王者之燕諸侯既興於物而美其德復興於物而美其儀所謂令德令儀皆於燕飲之中而見之德者儀之本儀者德之著使無令德則飲多而亂豈復有令儀也哉顯允者令德之本豈弟者令儀之本也 主意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君恩已洽於夜氣之深臣心惟謹於己德之著於是可以觀

威德之君臣矣君而不洽於恩非所以盡君道也臣而不謹於德非所以盡臣道也露在杞棘禮猶未徹君之恩可謂至矣而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則惟見其德將無醉而已豈嘗恃恩以至於敗德也哉　旨要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材之美者有下垂之實德之美者有謙下之儀夫燕樂每易以盛人之氣而沉酒尤易以敗人之德盛時諸侯燕樂之情非不洽也飲非不醉也而德之豈弟儀之令善曾不以既醉而或失焉詩人見桐椅之美材有離離之美實因以起興猶之樂歌即美實之下垂興令儀之謙下德將無醉斯其為盛時之君子也歟大凡燕飲以不失儀為貴　旨要

總論　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

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也願則其心之明白允則其心之誠實德之令者固非酒之所能亂也豈則其心之和樂弟則其心之平易儀之令者固非酒之所能喪也既有令德又有令儀則雖醉而不至於顛倒錯亂也審矣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之中而寓其規戒之意也歟 解顧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饗盛禮也鐘鼓大樂也彤弓重器也行之以盛禮用之以大樂賜之以重器而所予者則有功之諸侯也誠以將之而無僞速以畀之而不遲則天子之予之也足以爲禮而諸侯之受之也亦足以爲榮矣 解顧

儲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推誠以賜有功而不少緩王者以重器賜有功之臣一出於其誠而無遲留之意者必待有

功而謹其所僭惟因人所獻而儲之者不敢有輕慢之心故
以功致報而賜之者未嘗有遲留之意使始焉輕視之則終
焉必出於私意而燕賜乖矣　　矜式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賜以弓矢之樂歌夫受者受之弓人
也藏之者藏之王府也弓人所獻受而藏之不輕也我有
嘉賓有功而來則出於中心而貺之矣及鐘鼓既設則一朝
饗之矣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受器而藏之於已者視之
未嘗輕舉器而賞夫有功者賜之未嘗吝如無功妄予則千
金比於鴻毛非所以爲勸有功不予如印刓而不忍亦非所
以爲勸東萊之說大槩盡之　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
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
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

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予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也　主意

彤弓者天子報功之器也方其弨然而弛也受之弓人藏之府庫愛重謹惜不敢輕視蓋以此爲報功之物未有人足以當之非是靳惜將以有所待也惟其視之之重藏之之固一旦而有此人則必是中心誠然貺之而非勉强矣貺賜既出於真誠則鐘鼓既設一朝饗而予之而無所遲留矣蓋其視之也重故其貺之也真貺之也真故其予之也速若不是乎時有得重專以待有功之人則雖有功臣之當賞必非中心而反有不能以速予者方受而藏時已有專待功臣特未有此人一旦有此嘉賓烏得不貺而予之也　斷法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地之生物其勢廣君之待賢其禮盛賢者之出處甚不苟也要必有尊德樂義之君相與開心見誠之際而後賢者始可得而致之耳先王之燕賓作樂詩以達誠因物理以起興若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惟在彼中阿則寬大之地始得以充其發育之機惟樂且有儀則寬大之期必有以厚其愛敬之意君之與地當同此一寛大也君子之與菁莪亦同此一暢達也此其爲王者燕賓之詩也歟　矜式

菁莪微物也而生得其地則極其盛矣況我既見君子則豈不喜樂而有禮儀乎樂在心禮儀著見于外由其心見君子而樂之則禮儀其有不盛乎　主意

此燕賓客之詩四章皆喜賓客之至故因見菁莪而起興曰彼莪草之茂盛菁菁然則我旣見君子豈不樂而有威儀哉樂且有儀是主人樂且有儀言喜之意形於容貌之間如此

斷法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旣見君子錫我百朋

賢者不易得也得之則足以爲重矣夫賢者之自樂豈肯輕爲世出哉觀菁菁者莪不生於近地而生於彼之中陵焉比固與賢者之有以自樂矣有如斯賢誠未易見今旣見之豈不如得重貨之多哉　矜式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旣見君子我心則休

卽器之無定者以喻思賢之切卽心之已定者以明見賢之喜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賢故人君未嘗一日而忘乎賢見

之而喜者思之之切也方其未見此心若楊舟汎汎而沉浮
及其既見則此心始休休然而自安矣噫彼有視賢之出處
邈然不加之意者何足與論盛時王者之好賢哉　旨要
甚哉賢者之未易得也未得則心爲之不安既得則心爲之
始定則其好賢之心爲何如哉　主意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有能討
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
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儼狁內侵不得已而
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爲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
益以爲所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臣之爲言正也夷狄横則

中國危撲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兵始受命出征之辭也　解頤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宣王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叙其事古者冬夏不興師而行師之法日三十里今六月興師是應變之道于三十里是不失常度也備車服以興師者雖違乎天時備戎服而行師者必守夫軍法此所以奉命而成輔君之功也大抵用軍行師有常有變敵患急而守六月不興師法之守常而不知變非所以弭患也既違時而行師遂疾趨而不循常法是因變而失常非所以致勝也何以成輔君之功哉　發揮

戎馬既戒戎服既成雖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故日行止三十里此承君命以事君者然也古之出師貴有常度故雖軍容之盛如此而不改常法未嘗恃力以驟進也

主意

四牡脩廣其大有容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不嚴則無以一士心不敬則無以承上命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夫惟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所以能定王國也　解頤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玁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整齊既盤據于焦穫之間其輕
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其深
入爲冦如此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旄選鋒銳以攘之元戎者
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皆有劍戟所謂選鋒也然謂之十
乘則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爲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
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玁狁之難已若不足
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詞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
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盛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解頤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車馬備美而無過用之威此大將之德足以法乎天下矣夫
服遠之道固在於兵威之威而尤在於德望之隆恃兵威之

盛而有窮黷之心非所以為服遠之道也今尹吉甫之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而萬邦皆以之為法焉則所謂玁狁者遂出至於太原而已亦何事乎窮追遠討哉使非有德以服乎人心則固無以威敵矣雖窮師黷武豈能有成功哉吉甫惟有文武以為人之法而後見于用者不至於有過用之威此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之意　車馬之盛有以成克敵之功當知將帥之賢可以為天下之法賢如吉甫以文武兼全之德可以儀刑萬國又豈為窮兵黷武之事乎故雖車馬軍容之盛如此而克敵有法不為窮兵追遠此所以為文武之將而可以為法者也　主意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此吉甫伐玁狁成功而歸爲勞還之燕而詩人美之之辭也夫吉甫之燕所以喜樂而多受福祉者益以成功而歸自鎬而我行永久也且進餼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張仲之美則知吉甫之賢而善是燕也非徒燕也然所謂受祉者天眷之駢蕃君恩之隆洽皆是此詩頌禱之辭耳燕於成功之後則非醉飽謳歌流連光景之爲矣與燕皆賢則無號呶屢舞亂我籩豆之事矣大將之燕爲可喜而受福者以爲燕於成功之後而與燕皆有德之人也彼意如此若非成功而與是燕非有德而與是燕則固不足以爲喜尚何福祉之能受哉　發揮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

大臣之所以樂情而安其福者以其有大功而不矜也夫功

高者常有輕視同列之心而自矜其功者亦同列之所以深忌今以吉甫負北伐之大功歸自鎬而行永久常情於此孰不矜之以自恃吉甫於此方且飲御諸友譪然致情吉甫不以爲功而驕同列同列不以爲功而忌吉甫則其燕樂而受多福也豈不宜哉　矜式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詩人於大將南征賦其事以起興者深喜夫車馬之盛而師旅之練也蓋王者之師貴于萬全固不可以不盛尤不可以不練今也盛而且練安得不即所事而形之歌詠哉　旨要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

此題要發明方叔而臨之已見車馬之衆盛旗幟之鮮明如

此及其率之以行又見其儀衛之備命服之美威儀之暇如此安得不承天子付託之重以有成功哉其與後世以匹夫之勇萬民之司命者異矣　旨要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遠人無知而妄動大將固有謀以振兵威大將之德以成功遠人自畏威而服中國夫服遠之道固貴乎克壯其猶之精審亦貴乎威武之奮揚而詩之意以爲非徒在乎此也蓋方叔有顯明允信之德既伐玁狁而成功則蠢爾蠻荆斷其威名而自降服爾夫蠻荆無知而與中國爲讎固所當伐矣然豈曰黷武窮兵而以殺戮爲事哉故謀猶不可不振然非徒恃此以服之也方叔之德顯而無疵故燭理明允而無□□

行事果以此施於玁狁而玁狁服矣此蠻荆不待肆伐而自

聞風畏服也　發揮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伐叛而命老成長慮之臣故功之立見者足以震四方而名

之素著者足以服遠人　旨要

總論　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

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

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夸云乎哉

解頤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之所乘

言之也軍政修明于閑暇之時四牡充實於啟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解頤

以軍容之新而會於王都之舊此中興之大觀也夫車之與馬亦有國之常事耳今詩人於先王之車馬極其形容之美以既攻稱之復以既同稱之以既攻既同稱之矣復以龐龐繼之焉詩人之辭何其夸詡若是哉夫以昔營東都以會諸侯周室既衰其禮久廢一旦駕此車馬匪從事於馳騁之爲而徃為東都之會中興之功於是而煥然復新焉詩人之極贊而咸美之宜也　主意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徒之選旐之建旄之設已有司之事也所以然者將欲從王搏獸于敖也徒手曰搏以見師徒之勇而其教之有素也　解頤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有司以田獵爲職而所統甚嚴諸侯因會朝之至而其儀甚飭詩人美之者所以著明王者中興之盛也會朝者事君之常田獵者講武之寓故方國家隆盛之初王政脩明之日其紀律則秩秩而不紊儀章則煌煌而不茍亦足以誇之以爲盛迨王業中微賢君出而任中興之責一旦因諸侯之復朝而爲之有司者遂簡車徒以從禽焉是豈徒夸耀夫馳驅之習趨向之同而已哉卒伍聚而紀律不改其嚴服飾章而容儀不改其飭宜詩人喜談極美之而王者中興之氣象從可觀矣　矜式

發明周室已廢之禮至宣王而復舉上股說車徒之盛下股

說諸侯來朝宣王將狩于敖而有司之治事選徒囂囂然其靜治如此旗旄則建設之其整備如此便有王者之氣象如是諸侯來朝于東都所駕之馬奕奕然而有連絡布散之意會同之人繹繹然而有陳列聯屬之儀則王者之禮制燦然可觀矣益必有王者之氣象而後能講王者之禮儀詩人美宣王之中興其詞亦有其次如此　斷法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于斯也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

解顧

此章言諸侯來朝會於東都車馬盛而服飾嚴會同絡繹不絕此可見人心之萃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會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主意

自古王業之盛衰每驗于人心之離合宣王之中興也諸侯來朝車馬服飾既煜然於東都而會同之迹愈繹而不絕則人心之合者王業之所由盛也中興氣象豈不於此而可見哉宣王以前來朝之禮久廢今宣王東都之會諸侯乃駕四馬以皆來奕奕然連絡布散而不絕可謂盛矣然其來也爲朝王而來也觀其服則赤芾焉視其履則金舄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連絡而無間斷則望其容儀者宜喜談樂道之矣使其非爲會同而來則赤舄之美亦何足誇之以爲盛哉古要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以闓體拾以遂弦二者相比則既佽矣弓之強弱矢之輕重二者相得則既調矣　解順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器備而力協固期獲禽之多焉習而御良尤貴焉射之善夫田獵之事固在乎器用之美而人力之齊也然使詭遇而獲雖多何取焉古人之於田獵乃禮之所不容廢者故器不備則無以效用於張弓決矢之時力不協則何以得人於驅逐馳騁之際固亦不足以致所獲之多而積也至於器已備矣力已協矣君子尤於此而觀藝焉御之與射藝之重者車馬調習而馳驅之法無所違引弓發鏃以中之於彼既巧且力

此射御之俱善也由是而多其所獲亦宜然耳國田之獵王者中輿之責也徒觀其器械之脩車徒之衆而不于其藝而觀之使一朝獲十鳥足尚哉　矜式

上章言旣會而田獵下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夫田獵貴於射善必資於御如孟子嬖奚王良可見矣故决拾弓矢射之器也射夫則射之人也四黄旣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御之善也舍矢如破射之巧而力也器與人俱備而所獲之多口以御與射之俱善而不失其道也葢射御相資而後可以獲禽不然不能也論中輿復古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其中仍見爲選車徒非只馳騁田獵而已也　發揮

四黄旣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四馬皆黃色之齊也兩驂不猗御不失其正也不失其馳範
我馳驅也此所以爲御之良也　解頤
上二句是御之善下二句是射之善四黃者其色之齊并驂
服而言也兩驂在外舉無偏倚可謂御之善矣使射者待於
詭遇而後獲禽則非射之善也今御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
者舍矢必中如用力而破之焉則其射之善爲何如哉　音要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因終事嚴而禽之所頒得其宜推始事嚴而終之可美有其
實此詩人叙賢君會同而田獵者然也詩人因田事既終而
稱其整暇簡約之度固所以美之至於卽師律之整肅而贊
其德之全功之盛得非合始終而美之深乎益師徒之衆會

朝田獵未易以致其肅也方其田獵之終而儀衛之優閑卒伍之齊一公庖之所取儉約而均平要其始也師出而凜然于行邁之時統御既嚴而秩然於行伍之列非王者之師不能爾也於此而驗其德考其功則自始及終信有可美之實矣　矜式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田獵既畢軍旅旋歸觀者惟聞馬鳴之蕭蕭無雜聲也惟見旌旆之悠悠無亂次也徒御之不驚則其政之肅可知也解順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聽其馬鳴則蕭蕭然而緩觀其旆旌則悠悠然而徐正以其徒御皆體宣王之心而無驚擾之意充大庖者初不求其盈心無極欲而取之有度故也使其以極欲爲心而徒御皆相驚擾驅逐之不暇則怱遽急迫之象

不能掩於儀物之間矣其能閒暇若此乎　旨要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前章　之子于苗而繼之以選徒搏獸即其始而言之也此
章　之子于征而繼之以有聞無聲即其終而言之也大有
體有用斯謂之君子有始有終斯謂之大成存於中而有與
衰撥亂之志所以立其體施於外而有內脩外攘之事所以
達其用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静治於往狩之初所以成其
始嚴肅於旋歸之際所以成其終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體
用之兼備始終之無間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詩人所以贊
美之也　解顧
擬有司御衆之肅可以信王者成功之大天下之事未有不
成於敬而敗於忽使一時皆肅敬之心而無一毫慢忽之意

則亦何事之不立而何功之不成哉周室之中否也正以上
不敬而下慢也宣王奮起因田選兵而之子之于征者有行
師之鬨無行師之聲則其肅也至矣此一時也紀綱脩明軍
政嚴整而宣王中興之大功於是可信其實然矣　旨要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一章言祭禱馬祖以爲田獵之備二章言擇取其地以爲田
獵之所　旨要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即其地而見其生物之盛故先乎人以啟愛君之忠蓋蒐狩
之禮非徒貴乎取物之多正以覘乎人心之協也　旨要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諸侯及左右之人相與悉力以共田獵之事以爲天子之樂
及既田獵而以所得之獸供俎實天子又與賓客燕飲以爲
樂此可見上下之情焉　旨要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夜如何其夜
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此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
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夜之未央此初問之時也而其心已不安於寢矣夜之未央
此再問之時也可以起矣而未可以出也夜之鄉晨此三問
之時也臣辨色而入則君亦可以出矣未可以出而出則失
之大早可以出而不出則失之大晚君子之視朝不早不晚
惟其時而已雖然辨色而入者君子視朝之時不安於寢者

君子勤政之心是心也即周公坐以待旦之心也其致中興之盛也宜哉厥後晏起至勤賢后脫簪之諫則宣王之心少懈而中興之政亦衰矣　解頤

君心勤於政而審乎時故驗其時而視朝之儀爲已備即其入而趨朝之儀爲可覩夫人君圖治而無燕安之私則所以謹夫寢興之節者既自視朝之儀制而觀之復自趨朝之儀容而察之其勤爲何如哉人情大抵憂勤惕厲之心勝則凡得於耳目之所見聞者皆足以爲起居動息之警一或耽於燕逸溺於怠荒則目之所覩耳之所聆邈乎不相關矣曾謂其措心於早暮之易遷而寢興之有節哉今其司烜氏之所設有素矣一接乎目而汲汲然不少安諸侯車馬之來有度矣一接乎耳而皇皇然不少懈非存乎憂勤之心不能也矜式

賢君欲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既得於見聞而知朝者之至益其心不留於燕安故問於人而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又無非戒謹不安之意也　主意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爲陳善納

誨之辭也歟　解願

斯道有發見流動之妙而當以類求人情有親愛賤惡之偏而貴於互察此詩人之陳善納誨皆取物以致其比政有以明斯道而戒人情非可以空言喻耳　聆式

詩人既喻夫誠與理之各有其妙復喻夫好與惡之各適其宜斯爲陳善納誨之辭矣夫陳善納誨之辭者固不貴乎徑情而直道之者也詩人於誠之與理好之與惡又安得不擬諸物之不一而委曲詳盡以喻之哉吁誠與理之在天下不擬諸物固不足以見其所以然好與惡之在人心不擬諸物尤不足以見其所當然詩人可謂善於取譬者歟　發揮

詩人即物以誨其君既欲其知誠不可掩理無定在尤欲其於美者知其惡惡者知其美也誠不可掩所以風王之誠身

理無定在所以風王之明善愛當知其惡惜當知其善所以風王力去私欲之蔽夫能去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　旨要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斯人好賢之心固無所不用其極也賢者天下生民之所依賴當時既不能用之庶幾縶之足以留之久留之不可而暫留之是則斯人拳拳於好賢爲何如哉　主意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此章則又原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之謂賢者之所以欲去者不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但賁然而來則當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豫無有其限也何必過於優游決其

去意而不肯留哉集傳謂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
之苦而不能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吉要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
心
愛賢之至既有以及其物思賢之至尤欲以聞其言詩人好
賢之心何其至也固已嘆其身之不可見而猶幸其言之或
可聞於邈然難親之餘而有藹然相望之意好賢之情爲何
如哉吁世道於是乎可慼　此詩惜賢者之去謂皎然白駒
在彼空谷則不可留矣於是置一束之生芻以爲之秣非愛
其駒也賢者之德如玉不可得也束芻者聊致吾情焉耳夫
見賢而好之國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猶不
已且祝其毋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

賢之誠也　旨要

即所御以嗟賢者德雖美而不可覩猶冀所聞以章賢者必相與而不能絕夫賢者有至美之德豈容不相與之相親密哉然不可親者其迹也不終絕者其心也聲聞之不相絕是即此心之不相絕也通爲發明好賢之意都以其人如玉貫上下賢者盛德之美豈於其既去而後知之哉眷戀之既深則景慕之益至此其所以冀望之篤庶幾迹雖相遠而心不相絕也非慕德之有素何以能之　矜式

總論　白駒好賢而賢者卒不可留何也曰古之人君之好賢也必與之共天位與之治天職與之食天祿待之誠養之厚處之尊崇諫必從言必聽膏澤必下於民雖欲不留安得而不留今白駒之好賢不出於君上之誠心而顧出於臣下

之私情故摯之維之以致其愛適遠嘉客以致其慕貴然恭
恩以見其欣幸之至毋金玉爾音以見其期望之深而所謂
爾公爾侯者特詩人假設之詞而非出於君上之真情也使
其果出於君上之真情則草野之耕夫方且以爲阿衡傅巖
之胥靡方且以置左右渭濱之釣叟方且以爲尚父孰有已
立於其朝而復有高蹈遠舉之意耶惟其留之而不可得此
所以致其愛惜思慕之情雖足以見斯人秉彝好德之良心
而時世之不如古亦可想矣 解頤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無相尤矣

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樂之上股極言築室之美下股申頌
其居室之和言此室臨水而面山下固而上密其潤澤豐時

之利如此而其基圖構結之功又如此則既贊美之復頌禱之言人之同居共處兄弟以恩相與者理之常而謀相間者理之變惟安其常而不蹈其變者然後足以永處此室也斷上是因地勢以詠其居室之美下是因天倫以勉其相好之情夫居之美者貴乎一家之和使兄弟之不能翕合則雖有居室之美亦何益哉此詩人頌禱之辭所以首及于斯也註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於此而續妣祖居室既皆宜矣於此居處笑語則能永處此室矣以上章式相好而無相猶發意 旨要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一𦝫兩脚近於本效意惟有造作于前則君子之居所由以

尊大下兩股皆尊大之意其堂如此君子所升以聽事其室

如此君子所由以安寧　旨要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

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上章言堂之美如此而君所升以聽事下章言室之美如此

而君所息以安身　旨要

總論　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辭如美哉

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辭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

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辭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

密垣墻之堅固堂室之高深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

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

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於寢而夢興而占男子之爲君爲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爲善頌善禱歟　解頤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三百以爲羣其犉者九十所以見其多也濈濈以言其和濕濕以言其潤又以見其多而能善也降阿飲池寢處訛動物

之適其性也蓑笠以禦暑雨餱糧以備飲食人之勤於事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不有則又以其效而言也　解頤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薪蒸以供爨燎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衆之爲魚則自寡而變多也旐之爲旟則自小而變大也此因牧事有成而及乎年穀之豐登人民之蕃庶皆頌禱之辭也　解頤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豐年富庶之兆見於牧人而其理明於大卜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有占夫牧人之夢初爲衆而後乃是魚初爲旐而後乃是旟變化顛倒彼知其爲衆爲魚而已知其爲旐爲旟而已其兆如此孰吉孰凶不可得而知也大卜之官以理推之則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旐乃是旟則爲人衆此可推而知者也用上篇占夢之說言人精神與天地相爲流通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吉凶善惡各以類至此人之所以有夢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此夢之所以有占也講中須推明所占之理要說道理明白不迂不怪方可　主意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此章言由古人有墾闢之勞是以今日有收成之富由倉廩有收成之富是以宗廟有饗祀之豐是以吾君獲福祿之大益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此古之賢公卿所以爲不可及也　解頤

地闢於古而有以肇力農之功故利成於己而得以獲奉祭之福既推墾闢之難而知祿食有其自復因收成之厚而使祀事獲乎福此其爲公卿劝農事以祭宗廟而詩人述之也夫周禮以農事爲重故其公卿之有田祿者皆力於農而或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或以奉宗廟之祭詩人莫不述之以紀

其盛焉益宗廟者已之所自出而福我後人者亦宗廟之靈所不能忘情也然非古人有以任夫開闢之勞則樹藝之力無所施在已無以脩其奉先思孝之誠則感通之休何以致詩人播之歌詠而紀述之詳者非徒以食祿之人祭則受福爲可美正以食田祿而力於農且不忘夫報本反始之念茲其爲可美而紀述之也　矜式

此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故言此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藝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須重作自昔何爲一句見前乎此而抽除其棘而得以耕者古人之賜今日得以備禮祭祀而受福者亦古人之賜可得而忘者邪此皆忠厚不忘本之意藹然見於言辭

之表此國時之風俗故先儒以爲豳雅者此也蓋治地本於古而得以力乎農故備物奉其先而得以受其福見得治地而耕耕而備物備物而祭祭而受福皆古人之賜從隆古國時風俗淳厚上說見得風俗之美與九月之詩所詠相似發揮歸功於古人之治地然後得以種黍稷黍稷收成之多然後得以供祭祀祭祀備然後得以受大福蓋祭祀之禮以黍稷爲重謂之我者所以見其拳拳以農爲已責也謂之以者所以見拳拳於祭饗之用也　旨要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絜爾牛羊未祭則在滌而芻之方祭則毛以告純血以告殺之類皆是也自黍稷

成而爲酒醴至其爲祭乃烝嘗之時矣先烝而後嘗先其感
者且趍蹌也或有解剥其皮者或有亨而熟之者或有肆而
陳之者或有將而進之者各有其人即此濟濟蹌蹌之衆也
祊廟門內也凡祭祼鬯則求諸陰焫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
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
此祀事之所以明也先祖是皇若有以見其大且有以見其
尊神保是饗既饗其誠意又饗其飲食即神具醉止之意也
此孝孫之所以有慶也　解頤
濟濟蹌蹌有容儀也絜爾牛羊以備物備物而祀祭于祊祭
祀禮行祀事孔明言甚備也先祖則皇大之神保則歆饗之
神明格也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總言福壽之遠也
蓋儀物備而祭祀之禮爲甚明則神明格而福壽之祉爲甚

遠言辭雖多不越于祭則受福而已只上本下敍做但其中
要節節發明結用呂氏之說亦佳長題但挑剔則明白不受
纏繞便是佳作　發揮
上股是純誠獻饗之勤下股是感德感通之應濟濟蹌蹌絜
爾牛羊此誠之著也於是以往烝嘗或剝之或亨之或肆之
或將之又不知神之所在而使祝祭于祊以求之蓋無適而
不用其誠也惟其祀事孔明禮之備也是乃先祖之所皇神
保之所饗而神明感通之餘自有和氣流通之理此孝孫之
所以有慶報之以大福而萬壽之所以無疆也　斷法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執爨踖踖對君婦莫莫言之踖踖敬也賤者能敬則貴者可

知矣莫莫亦敬也在內者能敬在外者又可知矣爲俎孔碩對爲豆孔庶言之俎所以載牲體主於肥腯故曰碩豆所以盛內羞主於多品故曰庶或燔或炙對爲賓爲客言之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則燔炙即此從獻之物而賓客即此從獻之人也其曰爲賓爲客謂筮而戒之使助祭者而非泛然賓客之謂也獻尸既畢而後有獻有酢有酬有旅則少長相勸交錯以徧而禮將終矣而禮儀則無一之不合於度笑語則無一之不得其宜言自始至終皆盡善也於是神保來格而報之以介福言其福之盛大也酢之以萬壽言其福之悠久也　解頤

詩人述奉祭而飲者無不盡其敬復述神明之至而獲福壽之應也夫即俎豆之盛而觀奉祭者盡其敬於始又即獻酬

之歡而觀與飲者盡其敬於終合始終而一於敬則神明來

格而福壽自來應矣　神保之義祖考之神降而安於尸之

身則當說神明之來若說公尸之來而報以福恐未當　發式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行既久而式禮莫愆此不以筋力之竭而怠其誠也故神

之報之者各從其類矣　主意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既成禮而神之饗其祭者若有見既徹祭而人之與於燕者

先所親此詩人述公卿之致敬宗廟與推恩骨肉者然也當

祀事告成之際而若見夫神明降饗之真非誠敬之至者不

能也當俎豆告徹之餘而獨厚夫親親燕飲之禮又恩愛之所以為至也詩人叙述之詳者所以見盛時公卿之交於神人各盡其道而已

兩股平作　　　　　　　　　　　　　　　　　　　　　　　　許式

此題以禮樂神人四字為之綱則目雖多而不紊矣蓋祭畢而致詳於禮樂之用者無或遺而致敬於神人之間者無不盡却要見是祭畢時事祭畢之時如此則臨祭之初可知樂聽命於禮畢之時尤盡送神之誠致謹於徹禮之際尤備親親之燕此交神明之終逮羣下之始也事神之禮既畢親親之禮方行其中形容莫不有序如此

主意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祭畢而燕者將以安乎繼至之休故與其燕者既美其祭祀

之獲福復願其祭祀之無窮神人和悅而福祉迎長固與燕
者之所樂言也祭盡其誠而傳之不替尤與燕者之所深願
也此祭畢之燕所以為安後福而非徒然也神明感通而使
主祭者獲乎壽此特今日之可美而燕禮之所由以講也祭
祀盡誠而繼承之者愈傳愈久則無窮之盛有是祭則有是
燕矣此其祭於廟而燕於寢所以為將受後福而安之與燕
者之誇美祝願即安後福之實也　　矜式
此亦祭畢之事宗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
廟而燕於寢故祭畢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祭
時已受福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福而綏之也以下皆與燕者
之慶辭蓋祝頌之言也樂作於既祭之後而神明降福於方
來者為甚安禮行於將燕之初而人心願頌於方來者為甚

遠使君壽考維其盡之頌願於今日者也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頌願於後日者也若牽强作實說則非詩意矣須形容一時禮節相愛相與氣象見得風俗之美如此 發揮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此詩首章言地利之盡也此南山之下有神禹以甸治之於前若彼其可信也有曾孫以耕治之於後又若此其墾闢也於是而疆之理之使之爲畛爲塗爲邱爲甸則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使之爲溝爲洫爲澮爲川則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 解頤

地勢闢於前聖而得以享其利故地勢成於一已而有以順其宜墾闢者前聖之功經畫者後人之責此公卿食天祿者推本之確而自任之詳也當初非賴禹功則懷襄之患未平

墾闢之利誰致雖欲田於此不可得也及至平成有賴疆場漸闢則地勢不同水勢亦異非在我有以順其宜而區畫之則有負於大禹墾闢之功矣詩人叙述之意與楚茨同彼雖泛言自昔而其辭婉此則直指大禹而其辭確然其不忘禹之功而不怠已之責則一而已　矜式

地治於古而成於今則順其宜而定其制者已之責也古人闢我已成之利而我乃不能以順成之其可乎哉曾孫主祭者之稱中間須發明此詩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奉宗廟之祭首章總叙其所以奉此祭者由其有此田也　斷法

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章即其篇首四句之意言信彼南山者乃昔大禹之甸治者也惟大禹有以施平治之功故其原隰有畇畇墾闢之美而我曾孫得以田之而施疆理隴畝

之事蓋不忘乎禹功也須重作維禹甸之一句見得南山由禹甸治而其下有原隰之畇畇耕治之事皆蒙甸治之功而有也地勢廣而前聖有以施平治之功故地利美而後人有以施耕治之事作可引楚茨首章見得不忘本之意作楚茨亦可引此章更是切實　發揮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二章言天時之和也雪為豐年之兆冬將雪則雲一色雪乃雰雰而下至春又益之以霡霂之小雨既優而多既渥而浹既霑而潤既足而豐故能生我百穀也　解頤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三章言人事之善也田以井制其疆埸翼翼然整齊其黍稷

彧彧然茂盛皆曾孫之穡也於以爲酒則三酒五齊之無不備於以爲食則潔粢豐盛之無不宜於以奉尸則可以妥侑於以畀賓則可以獻酬於是而神降之福使之壽考萬年也

解頤

地利既盛而禮足以奉神則宜其獲壽考之福矣傳言陰陽和萬物遂是通上章言之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四章言民心之悅豫也農民於田中作廬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瓜熟獻之於君俾剝而削治之菹而淹漬之以祭祀而獻皇祖令君得壽考之福也

中田有廬所以便民事疆埸有瓜所以盡地利是雖無與祭祀之事然瓜成而薦于宗廟亦以得壽考之福此宗廟有薦

新之禮所以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豈不足以獲乎福
哉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苾苾芬芬即清酒騂牡之馨香上達也上股是品物陳而盡
求神之義下股是禮物備而獲奉祀之休奉祭而禮物之無
遺則有以尊乎前人而獲感通之休矣惟達求諸陰陽之義
者能之古人交於神明者有其道鬱鬯灌地所以求神於陰
迎牲告殺而升臭所以求神於陽合陰陽而求之神其不感
格者乎是宜馨香既薦之餘即有福壽來應之兆禮之備而
後人之所尊乎前人者無愧矣詩人叙述之詳者因所以交
神明之道又所以著神明之應　孫式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歲取十千言其賦歛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　解頤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地雖大而取之有制粟雖多而散之合宜其豐年之所從來者久矣夫天時之豐歉生民之休戚係焉古人定田里之制酌歛散之宜無非盡心於人事以助天時之不及以補生民之不足此盛時事也公卿之有田祿者於此大田歲取十千之入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散其陳粟食我農夫蓋以自古有年故其陳陳相因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有序而合宜是以粟雖多而無紅腐之患噫取不過於取也與

不輕於與也人事常盡民生常足天時常豐盛時之氣象何如哉　旨要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盛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惠於下也觧上是奉物以致報於神故以田之善爲農人福慶所以歸功於農即所以歸功於神也下是作樂以致祈於神故欲甘雨大稷黍以養其民人施已之惠即所以溥神之惠也惟其致

報故必歸其功惟其致祈故必溥其恵詩人叙述之辭固各有旨也其於方社獨言奉物者報成之時所尚者品物之豐粢盛牛羊之備莫非稼穡善成之致也於田祖獨言作樂者禱祈之際所尚者音樂之和感通之餘自有和氣流通之應也於方社未必不用樂於田祖未必不用物詩人叙述之辭從其所尚言之要亦互文也 務式

此詩乃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樂非公卿奉祭之詩上股是述其致禮以事神之敬而即致以報農之勤下股是述其作樂以感神之和而致利以養民之厚亦猶上篇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致力於神者詳之意 斷

先儒謂此爲豳雅故與豳風相似如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下之厚乎上也此章農夫之慶穀我士女

上之厚乎下也可以發明　發揮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來以省耕爲職者也田畯之至以勸農爲職者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言其力之齊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其情之親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言其效之著也於田畯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田畯見之而喜曾孫見之而不怒則農夫益以敏于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勸也　解順

古人之省耕也旣覩人力協而上下極相親之情復因地利感而上下極相悅之美詩人叙述之詳者亦以人心協和之宜乃地利遂收成之兆而省耕所以重農也此題要發明上下和協意夫以公卿之尊親隴畝之上所以省夫人之勤惰

察夫利之成否何如耳斯時偕至者有來饁之婦子一家之情和協也至喜者有督勸之田畯司稼之官相協也乃取其所饁而嘗之殆不自知其扞格乖戾之患不萌而上下之相親爲甚至矣及驗於物禾治而竟畝如一人力之盡也即今日生植之榮知他日收成之厚天賜與人力相符也於是省耕者不怒而農夫益敏於事又不自知其煩苛急逼之患不作而上下相悅若是矣郤要見詩人叙述之辭　聆式

農力齊而致上下之相親地利美而致上下之相勸蓋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可見人力之齊矣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遂至於嘗其旨否見其相親相愛之甚又見禾之易治竟畝如一知其終善且有可見地利之美矣此曾孫不怒而農夫益敏於其事是曾孫不怒

以勸之而農夫益自勸矣夫勸勞之道不徒在於督責之嚴惟然有情以相接溫然有言以相告則任火耕水耨之勞者不待督責而自勸矣此等風俗信非豳俗不能也

發揮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知美利之歸于上既獲乎至厚之儲當知美利之賴於農宜報以無窮之福夫以收成之厚而必圖所以儲之者固知農力之為重矣是宜歸美於農而所以報之者極其厚也人情視其所施以為重則致其所報者亦不嫌或過於重農之利本非輕也而收成既多之際凡所以運輸而儲峙之者必兼為之圖而不致狼戾之失則其視之尤重矣此所以歸美於農而欲萬壽之福報之萬壽本祝君者也惟農夫能致萬年

無窮之利故惟農夫得享萬年之休祝所施以爲報而貴賤

故不嫌於同辭也亦須見詩人叙述之意盛時之氣象蓋非

後世食其利而忘其報者比也　　矜式

天下之大利既出於吾農則天下之大福當歸於吾農矣夫

有天下之大利者當享天下之大福是故農者天下之大利

壽者天下之大福也養民之大利自吾農而興則久生之大

福當以報之吾農矣此盛時渾厚之風俗也後世視農之賤

不啻如草芥而萬壽惟以祝之於一人視古昔盛時爲何如

哉上篇介福萬壽則祝之於其上此篇萬壽無疆則祝之於

其下見上下之相愛如此非澆俗能若是哉　　發揮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養生之利既賴於農則久生之福宜祝於農矣夫愛其人未

有不願其壽者也民之所以生者皆吾農之功則安得不以父生之福爲吾農報哉福之大者莫大於壽萬壽無疆本臣庶之祝於君者今田祿之公卿以爲農夫之祝何哉蓋施之厚者則其爲報者必不薄惟黍稷稻粱之皆具而後民食國本之有餘則是民之所以爲民國之所以爲國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農夫之所施若此其爲報當何如也知資於農者有大功則知祝於農也非溢美矣　主意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大田多稼總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既戒善其備於往歲也既備乃事致其力於今歲也以我覃耜利其器也俶載南畝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

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處己之勤而事上之忠也　解頤
周之農汲汲然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而遂
致耕之勤種之時者固以田畝之廣而欲致生意之茂盛也
實以生意茂盛而后足以順有田祿者之所欲也發明公卿
以地利之盛歸功於農而農夫欲地利之盛以順其上上下
之間交相忠愛盛時之氣象如此詩人所以叙述之也　稡式
地之廣者其利情惟事之預備而盡乎己之力故物之盛美
而順乎上之心提出大田多稼一句見得用力當如此此預
備於先時而後從事於此地則地利無不盛而遂曾孫之心
矣　田大而種多則其事重故必有預備之功然後禾稼遂
其生而有以順君上之欲此見其預備之素耕種之勤而上
之人其有不悅者乎苟其鹵莽滅裂則豈能致耕稼之美而

亦不能以悦於上矣 旨要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既庭且碩言其初長時也既方既皁言其初實時也既堅既好言其初熟時也不稂不莠去其害苗之草也去螟螣蟊賊去其害苗之蟲也禾之穉者尤當有以愛護之無害我田穉盡其力於已也秉畀炎火求其助於神也 解頤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上章言苗已盛矣害已除矣人力至而神惠昭矣所少者雨露之澤耳有渰萋萋雲之盛也興雨祁祁雨之徐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後私也穉也穧也秉也穗也本無異義詩

人特致意於彼此二字以深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若曰彼處之田若是其遺棄此處之田亦若是其遺棄田雖不同而其禾之富有則一也彼人之心若是其忠厚此人之心亦若是其忠厚人雖不同而其心之惻怛則一也先公後私尊君之義也以羨補不足及衆之仁也蓋仁義之道上之人既以是而爲教下之人復習是以成俗此周之盛時所以爲不可及也

解頤

覩天澤之可期則先乎君而後乎已致地利之有餘則足乎已而及乎人古之良農期天澤之降而惟欲蒙其君格天之餘惠致地利之成而又推其餘惠以及於窮民尊君之義著而及人之仁廣矣天之澤物本無彼此先後之間也心乎尊君者必推其爲君德之感而冀怙其餘惠焉收成之利在我

而不在人也豐成有餘而不盡取者方與鰥寡共之而足以爲不費之惠焉此惟盛時之良農能如此詩人設爲其詞而誇道之此是雙關説畧重上股則云上天之澤既均則地利之成必厚在我既蒙君之澤而致收成之利矣則有餘足以周窮民者即人君之德亦上天之惠也　矜式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雲興而有渰萋萋然而愈盛矣誠願其興雨祁祁然以緩而及物乃物之利也然是雨也尤願先雨我公田然後及我之私田雖雨無先公後私之理而愛君之深其情之真願其如此也　旨要

有渰萋萋布滿之意則是不分公田與私田矣人言其如此此見古人尊君戴上不忘本之意　斷法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

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因省歛之至而能恊於用力以慰農官之情復因省歛之至而遂美其盡誠以獲乎祀事之福公卿之省歛固將以勉勞乎人也又將以賽禱乎神也爲農夫者旣自言其恊力務農之勤遂致願其奉祭受福之盛愛上之厚固如此甫田乃詩人述公卿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其省耕至於田畝之上而上下之情相與和恊而地利之收成可期也此詩則設爲農人之詞故言其因省歛之至旣自勉於用力而無待於督責之煩復致美其奉祭而遂獲感通之福合二詩並觀而盛時上下之交相倚賴者可見矣　務式

此是民心之愛其上旣喜其來而敏於農事尤因祭祀而願

其獲福相率以趨事者所以致其事上之勤而顧其祭祀之
獲福者又見其愛上之無已也　主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辭洛邑
居天下之中今天子至洛邑而會諸侯所謂中天下而朝諸
侯之事此其福之如茨也服此韎韐之服以作六師則武備
脩於閒暇之時皆所以爲福也王者中天下以朝諸侯御戎
服以脩武事此福之所以爲盛也此必宣王中興之詩其中
要形容一時氣象之盛蓋洛水泱泱之盛地勢之美也諸侯
來會人心之合也以作六師武備之脩也　即所會之地致
美夫王者福禄之大因所御之服致美夫王者武備之脩詩
人之意若曰洛邑居天下之中今瞻洛水之泱泱吾君至此

朝會之時也是宜其福祿之如茨者矣吾君會諸侯于此豈徒然哉御韎韐之服有奭然而光華由是以作六師則式備之脩要皆所以爲福也然則會諸侯于天下之中備戎服以爲脩武之事王者之福孰有大於此哉　發揮

地以人而盛者久矣諸侯來朝于東都夫泱泱之洛水吾君至止福祿如茨庶幾君之福與洛之水同一源深流長之盛然而福祿之既盛則怠荒之易萌茍恃其爲天之所厚而無振作講武之規則優游逸樂日流於怠惰豈所以爲御天下之道哉　旨要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洛之爲水泱泱其流地利之豐潤爲何如君子之至於此也因朝覲而一人心秉大權而御皇極福祿之所以既同也地

利人和相爲輝映一時之氣象盛矣然人心之合於一時者易而國祚之安於無窮者難撫今日之利澤思異日之基圖蓋不忘規戒之美也君身有萬年之壽而後能保國家萬年之基此福禄之權有隆而無替有聚而無散而地利之盛可常輝耀乎赤芾金舄之儀也不然邦國之不保則地利之深廣適足以滋多感而已曾福禄之可聚哉　斷法

即會朝之地而知人君有以合人心之和因祝頌之誠而欲人君有以永王業之盛此諸侯美不忘規之意也人心之合於一時者易王業之永於無窮者難會朝得其地而福禄萃於侯邦内向之時信可美也君身獲乎壽而家邦固於統御無窮之日得不尤可美乎福禄既同只是就朝覲而人心歸向上說來保之一字有凜然不可不持守之意蓋頌美中之

規警者也　矜式
洛爲天下之中天子爲天下之主水之深廣洛之盛也福祿
之厚戎事之肅天子之盛也西周之盛王自鎬京而會諸侯
於此何其盛歟諸侯見洛水而頌美之其心已係屬矣覩天
子而頌美之其心之係屬爲何如哉重在君子至止　水有
無窮之勢國有無窮之休此祝君者之至願也臣子之祝君
願之以久安長治之福每寓之於寬譬博喻之中今建都於
洛其水泱泱於是即之以詠願吾君享既同之福祿保萬年
之家邦與泱泱者相與無窮焉臣子之情於是爲至　天下
之爲水何限而詩人獨歌於洛水之深廣正以天子之來諸
侯畢會而福祿無一之不聚洛水氣象於是增重矣　旨要
諸侯之美天子因地利之盛而美其福祿之聚尤祝其壽而

願其保國於永久此可見其愛君之心無已也　主意

總論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言其形勢之壯盛也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言其福祥之厚集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言其人心之翕聚也形勢之壯盛得乎地也福祥之厚集得乎天也人心之翕聚得乎人也此周之王業所以有泰山之安磐石之固也周人尚文其弊也必趨於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言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則必於此乎朝會於此乎田獵脩戎備於閒暇之時講武事於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意使斯民睹車馬之盛而知國勢之尊安見旂常之美而知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祿之所由聚邦國之所由安也夷屬而

下王室偷安人心渙散朝事之不脩武事之不講姫轍既東而天下無復中興之望矣顧洛水之泱泱寧不重爲之有感乎　解頤

裳裳者華其葉湑矣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名實相應此諸侯之可嘉而天子之所悅也彼裳裳之華其葉亦盛也而可名浮其實乎名浮其實則非人之所悅矣彼裳裳之華葉何俱盛耶宜詩人託興於此而歌詠之也蓋諸侯之來朝天子之心固已嘉美之矣及其一見於來朝之頃因其德容之盛天子之心爲之傾寫而知其名譽可長保也此天子美諸侯蓋以答瞻彼洛矣之詩雖興題只得提出華葉說但要輕鬆爲佳　旨要

觀裳裳草木之華華既美盛而其葉湑然而茂美何其盛也我今見朝會之諸侯則我心寫兮我既悅於見之則彼亦有譽處矣亦一時會遇之盛也　英盛於草木之生意亦英盛於君臣之會遇凡興有兼比者有不兼比者不可一句比一句不必貫串各自為說却要隱然相關　斷法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芸黃盛也章文章也凡威儀文辭見於外者皆是所謂英華發外也慶福慶也歸國而封疆寧謐人物阜安者皆是非止乎一身之福慶也天子得諸侯於一見之間知英華發外之不虛則知其福慶之足有安得不以裳裳之盛起興以美之貴在章慶上發越又貴關合有情　旨要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觀賢侯才全德備而用無不周當觀賢侯積中發外而體無不具內外相符才德交濟此其用之所以不拘於一偏而體之所存固充積之無所戾也天子美諸侯而稱其才德有如此蓋知其非飾於外而虛其內者比也才全德備即所以為積中發外惟德之存於中者備故才之應於外者全德其體而才其用也　上股主言用下股主言體兩股交著其意正相足　矜式

君子於用無不周由其體無不具也王者于見諸侯之頃而知其體用之無不備者左之無所不宜右之無所不有非用之周歟惟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中之所有非體之具歟上四句主才言下二句主德言諸侯才全德

備施之於左且無所不宜施之於右自無所不有矣左之宜
者惟君子而後宜右之有者惟君子而後有亦惟宜於左而
後能有於右也然有者才德之蘊於内者也似者才德之形
於外者也惟其中無不有所以施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
若胷中之蘊或有所短長則設施措置亦與其中相似矣觀
古人之才全德備惟觀其左右之俱順而内外之相符也
才全者無偏長德備者無外飾此君子所以不可及也夫僕
於左者或不足於右務乎外者或不本於中令君子左之左
之而無不宜右之右之而無不有固可見其才之全矣惟其
有諸中也是以見於外無不似其中之所有又豈不見其德
之備乎使其左右之或偏而中外之少異則亦不足爲才全
德備之君子矣　旨要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物之適其意者有以著其文臣之適其意者有以膺乎福此天子之燕諸侯宜其即物起興以爲樂歌也桑扈而交交者物之適也則有鶯然之文章焉君子而樂胥者臣之適也則有以受天之福祜焉美暢于中必形於外况文章之著見福祜之盛美焉往而非中心之暢適者爲之哉　矜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此物情順適之美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此因賢侯燕飲之歡洽而願其足以爲列國之倚賴也之屏之翰百辟爲憲此人心歸仰之同也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此又賢侯儀容之嚴飭而頌其足以膺福祉於盛大也歡洽

與嚴飭正相反故當燕飲歡洽之餘而致侯邦依賴之願然當人心歸仰之日而無嚴爲自飭之誠則何以爲享有多福之基而人心之歸仰者孤矣是則頌禱之中規儆寓焉此古者君臣相與之際所以爲盛賢侯得君而有和悅之美固列國之所依賴矣然其足以衛侯國而且爲之儀刑要必自致其欽飭而獲乎福者也此天子於燕飲之際既託物情之自適者以導其願望之詞復即侯邦之取法者以申其規戒之意　矜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功愈大而心愈小此諸侯之所以受福也夫功之大者每易以自矜令盛時諸侯爲邦以爲之屏翰百辟以爲之憲法然其心未嘗不斂戢未嘗不重慎則其受福之多者豈不宜乎

矜式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賢臣於侯邦倚賴儀刑之時而不忘斂束謹飭之意此固足以膺至厚之福若其於君臣燕饗之際而尤存嚴敬之心則盛大之福自來相求矣謂之受福則我足以膺受此福謂之來求則福自我求語意自有抑揚夫侯邦依之以為安又取之以為法而方且不放肆不怠忽此其膺受乎多福者宜矣至於燕飲則此心易至縱弛時於此而能謹其交際之儀舉無傲慢之失殆見我無求福之情而福有求我之應矣乃人君頌禱其臣之深意蓋頌禱之中規戒寓焉　矜式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臣之於君當燕飲之際雖君恩之至矣釋君臣之嚴敬樂賓主之獻酬而爲臣者又能盡其敬君之意當兕觥旨酒之時而交際之間能不怠慢則我雖不求福而福反來求於我矣蓋君臣以敬爲主能盡其敬乃得福之道也 古人行燕饗之懽而不失交際之敬則福有集于其身矣 主意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酒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言所戴弁而與燕者非他人也乃兄弟也故即蔦蘿之施松栢以比繾綿依附之意則未見而憂既見而喜自有不能已者蓋作得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意出句雖多而自不走漏矣

旨要

賦物之飾身者以爲興而知天倫親厚之分即物之相依者

以爲喻而知天倫親厚之情此燕兄弟親戚之詩然也人惟知親疎之分而不使常人或混於天倫之義則其親密之情自不容已而此心之欣戚固非有所矯拂也詩人作爲燕饗之詩賦其儀以起興而猶以爲未足復託生物之纏綿依附以爲比焉所以明天倫之分而著其情者婉矣詩三百獨此詩每章具賦比興三體蓋兄弟親戚在人爲至重不知親疎之分而使相遠背遂至睽違者人之通患也詩人於燕饗之際而聲詩作焉宜其委曲反覆賦以陳其事興以動其機比以喻其理使人揄揚歌詠之餘既不混於親疎之分復能篤其親厚之情則其興於詩也豈淺乎哉　矜式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踈之殺也前二章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纏綿依附之意此一章以雪之先集維霰以比老至而將死之驗方其纏綿固欲相依以永久也既而自知老之將至則亦豈能以久哉惟當樂飲以盡今夕之驩耳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真情之所不能已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此與唐風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辭指畧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解頥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首章言思孌季女則男往女家而親迎也曰德音來括則女

至男家而成室也曰式燕且喜則既至而燕飲以相喜樂也正小雅以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缺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解頤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六義屬興而斷章取義則於行道進德之喻尤爲切至蓋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都也是即所謂半塗而廢也豈不惜哉　解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因射而飲者始焉以飲而習夫恭敬之容終焉以射而寓夫賞罰之制故其禮儀嚴飭於方燕之際而禮節雍容於將射之時以此而飲必不至有過矣此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故於未射而飲則著其禮儀之嚴飭於既飲而射則著其禮節之雍容使飲者知措其身於禮儀禮節之中雖飲而無過矣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此武公所謂初筵而禮儀嚴飭飲者齊一時也既安賓然後改懸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既偶然後拾發求勝以爵不勝此武公所謂設鐘鼓舉酬爵而禮節雍容各心競以免罰時也武公習於禮而形於言其悔過之意深矣　
矜式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禮樂俱備人神交歡此因祭而飲者之初然也樂和而禮備則神心和悅而福加於人矣此人心所以歡悅而獻酬盡其美也古人未有無故而飲者故或因射而飲因祭而飲此言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蓋祭所以交神也故必神心歡悅而福澤流通於祭祀之餘然後人心歡悅而獻酬交錯於燕飲之際要其交於神者亦在禮樂之盛而已神心以禮樂而致其和人心以禮樂而同其和神人協和而禮樂之盛可觀焉此皆其始時然也故言因祭而飲者必於此而觀之　矜式

古人因祭而飲者必禮樂之備有以感乎神而上下之間有

以遂其樂古人非祭不飲而其飲也又必有許多禮文而後
飲則無失德可知　主意
此章因祭而飲上言祭祀禮樂之盛而神錫爾福爾指主祭
者而言次言飲時子孫各奏爾能爾指子孫而言賓與室人
酌康爵而奏爾時爾又指主人也　盛樂所以備舉者正以
成禮爲祭祀而舉也樂之作也有持籥而舞者有吹笙者有
奏鼓者樂之器不一樂之奏無不和可謂盛矣然是樂非無
故而奏也爲行祭祀之禮而奏也禮亟進者所以衎烈祖於
百禮之衆無所不洽禮備而樂亦備若非嚴奉先之禮而徒
奏衆樂以爲誇豈知禮樂之本者乎　旨要
總論　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飲在
射先者方有事於射其容體欲比於禮其節奏欲比於樂固

不暇於醉也飲在祭後者禮行既久其筋力已竭其志氣少
舒若可以醉矣而獻酬交酢之際禮儀欲無一之不合於度
笑語欲無一之不得其宜則亦豈暇於醉哉噫禮莫大於射
因射而飲者其禮儀之備如此尤莫重於祭因祭而飲者其
禮樂之盛又如此則不惟不暇醉而亦不敢醉矣此古人之
飲所以無過舉歟　解頤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天子之分甚尊而其接諸侯之情甚親鎬京之勢至重而以
一王之尊臨之王之所在惟在於鎬至尊至嚴之分孰敢不
如所敬而其所以待諸侯者乃相與飲酒而不憚於自屈樂
豈而必極於相歡上下之分定而上下之情通茲所以爲盛

時也　旨要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

予之以車馬所以爲之乘予之以袞黼所以爲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爲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錫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解頤

與題雖不可一句對一句說然此則其有意義者人之采菽既盛之以筐又盛之以筥此取物之勤如此蓋惟恐取之不盡其術也君之賜臣既將之以物又重之以誠此待下之厚如此蓋惟恐待之不盡其情也如此作則庶幾不失朱傳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之意　斷法

人之於采菽也采而又采旣筐之又筥之展轉用力之意詩人觀此以興諸侯來朝吾將何以予之雖無所予已有路車乘馬矣然未足以盡吾情也又將何以予之元衮及黼必錫之命服而後已因采菽再三之意與吾錫予諸侯不盡之情

旨要

取物必備其器知寵賚必厚其恩又申言其所賜者禮雖厚而意猶以為薄也賚予之制有常度而寵賜之意無終窮此賢君愛其臣之至也　黔式

此詩以采菽起興蓋菽者五穀之一物之有用者也惟其有用也故筐以貯之筐未盡也而又筥以貯之筐之筥之未見其有餘也君子來朝諸侯之有禮者也惟其有禮也其予之者有路車乘馬矣車馬不足也又有元衮及黼之賜若有所

不足也蓋物之可用者多積不見其有餘臣之有禮者厚與
猶以爲不足觀諸取物而知待下之道此詩人託興之意也

主意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
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諸侯之來朝有旂焉所以昭其明也有和鸞焉所以昭其聲
也有車馬焉所以昭其物也故觀其旂之淠淠而有以知其
德之著聽其鸞聲之嘒嘒而有以知其德之和觀其載驂載
駟而有以知其德之稱然則雖不言德而其德之令亦可想
矣此所以爲天子之所予也歟　解頤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
樂只君子福禄申之

禮以壽邀爲敬彼交匪敖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天子之所予即福祿之所申也　解順

賢侯朝覲之儀爲甚嚴故賢王寵賚之恩爲甚盛稱道之至者眷愛之深也天子所予是總説天子命之與福祿申之即所以爲予也惟事君之嚴飭者乃可以得君惟得君之寵眷者乃足以獲福樂只君子與南山有臺樂只君子皆稱願之詞　矜式

此章言諸侯之見天子極其嚴敬之容而又極其和易之德故爲天子之所予而申之以福祿嚴敬者所以得君和易者所以獲福重言之者所以樂美之　主意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柞則有枝枝則有葉葉以託枝枝以衛榦上下相承而根本
堅固宜也天子必有諸侯諸侯必有左右諸侯以衛天子左
右以衛諸侯上下相承而福祿厚集亦宜也　解頤
物盛則枝葉亦盛德盛則其功與福亦盛矣人心歸附之者
亦焉得而不盛哉和易之德自足以安邦而獲福又足以致
人心之樂從故詩人兩以君子稱之　主意
託植物之盛以爲與既言賢侯足以鎮王國而膺乎福又言
賢侯有以合羣臣而尊乎君　矜式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楊舟本汎汎也得紼纚以維之則有所止矣諸侯本難齊也
天子揆度其心而厚之以福祿則于于然而來無所勉強矣

紼纚所以維舟度其心而厚之以福祿所以懷來諸侯天子葵之輔氏以爲度其心而能知其底蘊則所謂底蘊者即忠君愛上而無所勉强之心也既葵揆之又嘆美之此上下之情所以相與而相厚也　矜式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物之戚者惟天有以厚其澤人之勞者惟大臣有以悦其志人之遠行而爲徒役者孰無嗟怨之情哉苟非大臣有以慰悦其心則亦不能使之忘其勞矣故詩人以天之澤物者與之　主意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大臣治封國之事而徒役賴以成其功故水土平治而皆足

以爲封國之利功成而能致君心之安矣　矜式

上章言治封國之事而臣職爲甚重下章言成封國之功而君心得以安宣王之封申伯如崧高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之類其事甚重而託之召伯召伯之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此可見召伯受封國之託而王之所賴者如此　主意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興託於物而見賢美其名之久故誠根於中而好賢蘊乎情之深詩人喜見賢者而託興以攄其情之詞則形於言矣顧陳其愛慕之情有言之所難既者亦以情苟出於誠則發於有言者淺而蘊於不言者深也凡人之情苟好慕不出於誠則矯拂於外而已一言之發而此情渙然不復存矣惟此心

誠於好賢則交際之頃雖欲摅傾仰之素而遲留之久愈足以驗其悦慕之真此詩人喜見君子者上章之託興特以摅其仰慕之意下章復直陳其事以繼之所以著其悦慕之誠也　矜式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知好賢之心寓於無言之中當知好賢之心常存於既久之後好賢之心一也愛之而不以言者固足以見此心之真藏之而不能忘者尤足以見此心之篤彼有不知好賢者其能然耶其閒固有心腹之相孚非徒言語以相悦然往往出於一時之企慕而無久遠之交情於是篤密之未幾而闊踈之已甚又豈足以見其果能好賢者乎古之愛賢愛以心者既非謂告之虛交藏於心者又無忽忘之過行則此心之好賢

也不獨好之之深而又且好之之久豈後世之爲賢者有始無終之比哉　矜式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二